

【唯識學探源】

阿含正義

平實導師【著】
Venerable Ping's Xiao

阿含佛法失傳千年的

無餘涅槃本際之真義

重現於臺灣！



正覺電子報

第 35 期 2006.9.11



大德迦葉，言菩提者名為無
為，菩提者離一切數，菩提
者非色法，菩提者不可見。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十

The venerable Kasyapas, *bodhi* is named as the unconditionality, and is beyond all the numbers, physical forms and seeing.

Mahasatya-nirgrantha-sutra, Vol. 10

眾生的流轉生死，乃因無明故不知名色從根本識出生，誤以名色是真實常住而不壞滅的實有，所以就斷不了我見而執著名色自我，導致生死流轉；然推溯至無明時，即了知無明其實仍是依止於第八識而存在，無明不是無因而有，不是存在於虛空中，是故因緣法推溯至此第八識即必須退還，不能超過此第八識心，不能再向前推溯，因緣法就不會有推溯無窮的過失。

《阿含正義》第一輯

The cycling of life and death of sentient beings is because of ignorance;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name and form are born out of the basic consciousness, and they mistake that name and form are real, always exist and never deteriorate; therefore they are unable to eliminate the self-view but stick to the ego of name and form, leading to the cycling of life and death. However, when retrospecting to the ignorance, they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ignorance is in fact still dependent on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and that ignorance can not arise without any causes, neither exists in empty space. Therefore, when retrospecting the conditioned dharma to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one can not go further to overpass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and must turn back so there will be no mistakes on the unlimited retrospection of the conditioned dharma.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1

正覺電子報第35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十) ----- 平實居士 1
- ◆ 《我的菩提路》(十九)----- 黃惠卿 19
- ◆ 《學佛的覺醒》序 ----- 正枝居士 37
- ◆ 「導師」之真實義(三之一) ----- 正禮 44
- ◆ 六塵境中作主者必是意根 ----- 正勤 61
- ◆ 憶佛念佛的不可思議功德力 ----- 正尚 72
- ◆ 殺人刀之諍 ----- 正右 80
- ◆ 持戒—佛爲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佛典故事選輯 87
- ◆ 般若信箱 ----- 94
- ◆ 正覺啓事—邪教-----109





(連載十)

真禪師者，不拘小節；一般禪人則多村婦之仁，不事究明大義，不貴救護眾生於邪見中，每墮村婦之仁而以小節要我，將平實破邪顯正以護正法、以救學人之義行，顛倒說為誹謗僧寶。然而，若有大師專以常見外道法來取代 佛陀正法者，若有大師專以大妄語之大惡業加諸於學人者，豈非罪大惡極者？豈非佛門獅子身中蟲？而今平實據實舉證、據理析之、據教剖之，如是護教、救人，可以謗僧之名誣之乎？然而學人迷昧，隨於表相大師不分是非之言而轉，寧可繼續被大師們所害，寧可佛教繼續被大師們易以外道法，如是心態與邪想，誠難知之，唯可謂之為愚癡昏昧爾。

今舉五祖 法演禪師真實典故，以明古時禪門中之俗人如何攀誣賢聖之事，有智學人讀此，其誰不知今時攀誣證悟者之私心乎：

五祖演和尚，依舒州白雲海會端和尚，咨決大事，深徹

骨髓。端令山前作磨頭，演逐年磨下收糠麸錢，解典出息，雇人工及開供外，剩錢入常住；每被人於端處鬪諍是非云：「演逐日磨下飲酒食肉，及養莊客婦女。」一院紛紜。演聞之，故意買肉沽酒，懸于磨院；及買坯粉，與莊客婦女搽畫；每有禪和來遊磨院，演以手與婦女揶揄語笑，全無忌憚〔故意如此，方有機會使住持和尚辭掉他的磨頭職務〕。端一日喚至方丈問其故，演喏喏，無他語；端劈面掌之，演顏色不動，遂作禮而去；端咄云：「急退卻〔趕快退掉你的職事〕！」演云：「俟某算計了，請人交割。」一日白端曰：「某在磨下，除沽酒買肉之餘，剩錢三百千〔餘錢共有三十萬〕，入常住〔已繳入常住庫房〕。」端大驚駭，方知小人嫉妒。時秀圓通為座元，受四面請，即請祖為第一座。（《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五祖 法演禪師之師兄弟，尚且因為俗事而誣謗之，何況錯悟大師之法，由於平實之妙義而間接顯示其錯悟，間接影響了他們的名聞與利養，又怎能不否定平實、誹謗平實？是故平實橫遭妄謗者，亦是勢所必然也！除非平實所悟與大師一般落入意識心中，方能相安無事。是故，參須真參，悟應真悟；宗門之中一向容不得沙子，從來不許魚目混珠，是故悟者相見之時，必須釐清，不許絲毫打混。有宗門真實典故為證，今時宗門禪和，理當正視此一宗風而遵循之：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參。」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為人，入室三、五遍辨白他不出，卻教他說悟處；更問：『爾見

處如何？』學人云：『某見處說不得。』卻云：『爾說不得，我如何見得爾去？』若恁麼地，如何為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床上，明卻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哪裏便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大慧一生所弘宗門法教，都不是一念不生的境界，不由靜坐而一日一日漸漸長進離念靈知境界，故說「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後來雍正皇帝對大慧最不滿之處，即是在此。此謂雍正以覺知心離念為悟，必須長時間觀察當人覺知心是否常常離念，以之作為是否證悟之勘驗處也！然而大慧之法即不如是，都不以覺知心是否無念作為勘驗證悟之準繩，單於對答及宗門機鋒之中，便可勘驗之也！而此一法，雍正所墮之離念靈知心境界，絕對無法想像與運用，由是緣故，雍正對大慧禪師深惡痛絕。然而「逐日長進底禪」亦正是當今諸方大師之所墮，與雍正無異，由是而必痛恨平實同以大慧之法及與公案勘驗悟者，是故往往謗余；其心行，思亦可知矣！

今時諸方自道開悟之大師，或有至今仍不改其陷害他人入大妄語罪之言行者；他時異日若得空閑時，平實則當親歷諸山長老，一一勘過；屆時莫如福長老當場推辭或者遁去！且舉福長老故事以饗諸方誤人男女、誤己子弟之大師們：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往上江齋僧。

圓通秀禪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顛頂。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秀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益提唱之語；福依文解義，秀曰：「若如此，諸方不謾道『爾不會禪』。」福不肯，秀曰：「請打鐘集眾，有法秀上座在此，與和尚理會。」福休去。（《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所以，裝模作樣之事，只需讀多了祖師公案語錄，誰不能好好的演幾場禪戲？不怕天下禪子們不被籠罩；然而終究過不了真悟菩薩法眼鑑照，免不得菩薩手裡痛棒。近代學得最像的禪師，即是月溪法師也！然而後來依舊不免平實處處破之，令其「後人」難堪無已。

今借祖師語，普勸當代諸方大師：

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谿，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百廢並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嘗言：「晦堂、真淨同門諸老，祇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大慧宗杲禪師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為道，更不求妙悟；卻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性法門為建立〔卻認為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親見成佛之性的法門，認為都只是方便建立之法，不是真實法〕，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為膈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為禪，誣調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真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眾生希

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眾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真淨和尚小參云：『今時有一般漢，執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是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若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腳何似驢腳？』便道是和尚腳。『人人有箇生緣，哪箇是上座生緣？』便道某是某州人氏。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凡百施為，祇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落坑塹；長時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條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爾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如死灰。』良可歎也！』（《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此豈不是古時錯悟大師誤人之具體事例？豈僅今時有之？是故今時錯悟大師誤人者，亦是平常事爾；只因諸方大師各個都陷學人於大妄語業中，然而大眾悉皆習以為常，不知已墮大過中；平實見之，不能忍人之忍，是故發心救之，以此為大事也！

宗門之內，稍有淆訛，一切悟者即不見肯，古即有例，舉以為證：

宣州興教坦禪師，溫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瓶次，忽有省，遂出家受具；遊方，為瑯琊廣照之嗣。懷禪師住興教，坦為第一座。及懷受別請，欲舉坦繼住持；時刁景純守宛陵，懷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

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懷凌晨辭州，刁舉夜所夢，懷大笑。刁問其故，懷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坦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什麼杳無消息？」坦云：「雞足峰前風悄然。」宗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宗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坦令人請宗至云：「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云：「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十棒，寄爾打雪竇。」宗乃禮拜。《《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是故真悟之人，不禮未悟凡夫也！即使名聞公卿之大法師，亦不禮之，何況奉之為師？此乃是禪門自古以來之規矩也！與慢抑無慢無關，皆為崇隆宗門正法故。

又如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對於錯悟之人，亦不可之：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與一踏倒，水潦豁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師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祇這一毫，從什麼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宏智禪師廣錄》卷三》

必須確實勘驗過了，方許認可；所以天童宏智禪師對於水潦和尚之悟，認為尚待勘驗，不肯馬大師之粗略認可水潦。此非天童有慢而輕於馬大師，乃因馬大師初出道時，便如平實初出道時一般，驗人太過寬鬆，唯以一次機鋒驗之，有時錯勘，故有大梅法常、汾州無業二人之錯悟後一世誤導眾人。

又如牛頭法融禪師之未悟，而時人誤以為悟，天童亦不肯之，如其《四祖大醫道信禪師贊》云：

授屈眴衣，秉毘盧印；師坐西山，名稱東震。蜂服之粉兮春蜜之滋，蚌腸之珠兮夜蟾之孕。遠氣呈祥靈枝發旁，牛頭接得融居士，華鳥不來庵外忙。（《宏智禪師廣錄》卷九）

牛頭山法融雖然身為具足大戒、三衣一鉢、草衣木食之住山獨修苦行法師，天童仍以居士觀之及稱之，謂其尚未真入佛門，知見同於未曾出家之居士故，殆以心出家為真出家，非以身出家為真出家也！所以天童對於牛頭之未悟而被認定為悟一事，不能同意，故意以居士稱之，故說：「四祖在牛頭山只是接引到一個融居士。」（關於「花鳥不來庵外忙」一句之意，詳見公案拈提《宗門正眼》第九十九則，此處略而不述。）

乃至靈雲禪師之見桃花也，實猶未在，是故天童亦不肯之；亦如當時人每倡言香巖禪師是聞擊竹之聲而悟道，天童亦不肯之，故有如是言語：

上堂云：「聲色見聞鬧浩浩，恰似兒時鬪百草；兩家拈出一般般，相對無言點頭笑。好笑！好笑！人人盡道香

巖擊竹『響』而明心，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還端的也無？當時到即不點，而今點即不到。」（《宏智禪師廣錄》卷一）

香巖本非聽聞擊竹之聲而見道，其聞聲也，亦只表相，人莫之知也！此中關節，唯有真悟之人方知，是故天童舉以評論，不肯一般禪和所說。靈雲見桃花而自以為悟，卻是當時及後代眾多真悟之師多所評論者，天童亦自不肯靈雲。如是二事，天童頌出了，後頭更加上「好笑！好笑！」二句，顯示他對世人誤認此二件公案之事，大為不滿。

天童又舉靈雲之錯悟示眾云：

示眾，舉：靈雲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靈雲悟桃華，玄沙旁不肯；昭昭然，此心分明；隱隱也，放身未穩。放得穩，八兩元來是半斤，鉤頭秤尾能平等。」（《宏智禪師廣錄》卷四）

又評論云：

是他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諸兄弟！是渠三十年恁麼做爾，若今日肯休肯歇、肯放肯捨，常教豁豁地，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便能騎聲跨色，超見越聞，一切處自在，一切處透脫，一切處應現，一切處圓成，何處更有一絲毫隔礙來？（《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所以天童之意謂：靈雲所見底，還需放捨休歇，方能無隔礙。縱使當時諸方大師認定靈雲已悟，天童依舊不肯，數度提出來評論，只為破邪顯正一事本是宗門家風故。

天童又對靈雲提出評論云：

青桑柳暗山前路，麥腳含滋一鋤雨；陽林桃是舊家春，冷眼靈雲合頭語。（《宏智禪師廣錄》卷八）

合頭語，是指學人抱著一句話頭，始終參不破；天童說靈雲死抱著一句話頭，至今未曾參破，卻自以為悟了，所以他以悟者身分冷眼看待靈雲，要看他能說出什麼家裡人的話來？這又是另一次的公開評論，勸人不要像靈雲一般落入見聞覺知心中，否則即與靈雲一般，同認意識心去也！

然而靈雲禪師當年遭受諸方檢點，後來苦參，終於悟入，此後說法為人時便大異於前，譬如天童後來亦舉靈雲悟後開示之公案云：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清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即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云：「向上更有事否？」雲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師〔天童禪師〕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

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宏智禪師廣錄》卷三）

這回可是認定靈雲已經悟了！所以他後來舉示靈雲與鏡清禪師的對話（鏡清道忞禪師當時還在參學階段，尚未悟入），作為開示學人悟入的機緣。此時天童舉出靈雲悟後的開示：

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
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

看他靈雲悟後，不再以能見能知之心為常住法，所以鏡清當時問：「靜坐到完全純清絕點時，是不是已經悟了？」靈雲答道：「那仍然是真常心的流注——真常心如來藏所收藏的覺知心種子流注不絕，才會有純清絕點的離念靈知境界。」鏡清禪師至此，知道離念靈知心仍是真常流注所生的虛妄境界；但心中仍有疑問，想要弄清楚，所以再度問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靈雲答道：「就好像鏡子一直都很明亮一般。」鏡清聽了，確定自己沒有誤會靈雲禪師的意思，知道自己靜坐所得的離念靈知境界虛妄，所以把以前的證境給丟開了，便問：「從純清絕點的境界中，是否還有再往上進修的事情呢？」靈雲禪師指示說：「有。」鏡清就問：「如何是從純清絕點的境界中再向上進修的事？」靈雲答說：「等你把鏡子打破了再來，我那時再與你家裡人相見。」

天童禪師舉出靈雲後來證悟的這件公案以後，接著就講出他的開示：「真心妄心已經分清楚，或者尚未分清楚的人，其實真心都是尊貴的在暗裡運作的；禪師為人點出來，或是不為

人點出來，其實也都是把尊貴的金梭（真心）在暗中一直在拋來拋去的，只看學人瞧不瞧得見罷了。就算是坐到一色純清的迴無雜念境界中，也還是尚未十成安穩的。你們倒說說看：靈雲要鏡清打破了鏡子再來，究竟是要與鏡清在什麼處相見呢？你們還能體會嗎？我告訴你們：在秋天節氣清明的月亮把光明隱沒了以後，那就是清純澄湛水中的蒼龍到了該脫胎換骨的時節了。」

由此一公案看來，天童是絕對不承認靈雲悟前的見聞覺知境界的；但是到後來，靈雲在許多禪師檢點他以後，努力攝取正知見、努力參究以後，終於悟了，天童對他的證悟也是一本初衷的依照「正邪分明」原則而加以舉示，公開為他證明。所以後來就對靈雲加以認同，並且針對靈雲指示鏡清道愆的正中來開示言語加以肯定、加以認同，才會說：「在秋天節氣清明的月亮把光明隱沒了以後，那就是清純澄湛水中的蒼龍到了該脫胎換骨的時節了。」也就是說，學禪人修到純清絕點的離念靈知境界時，仍然還有向上一路等著他去突破，所以說：湛水澄清時節，正是向上突破而親證如來藏之時；證得如來藏之後，才算是脫胎換骨的金龍，可以在天界四處飛行，再也不是沈滯水中、不能飛行於天界的蒼龍了。

所以摧邪顯正一事，本是宗門古風，真悟之師從來都不作縮頭烏龜；但見大師誤導學人、將佛法常見化，必定不顧自身利害，出面指正，救護學人與佛教宗門正法，不被常見外道法所取代，天童宏智正覺禪師亦復如是；但是拈提錯悟之人以後，假使錯悟者有朝一日真悟了，有證據顯示他確實開悟了，

真悟之師也必不吝追補讚歎之語，這便是平實所效法者。然而至今仍無一人肯自我檢點，都不肯退下大寺名山大位、努力參究，總是繼續努力弘揚意識境界；乃至被平實拈提之後，變本加厲，更出書公開指稱意識是常住不滅的，這正是慈濟證嚴法師的愚行。

當時除了天童宏智禪師以外，最努力破斥邪說、以顯正法的祖師，就是大慧宗杲。因此，大慧宗杲一定不可避免的會被他人捏造事實誣謗。此是後話，且暫置之。

誤導宗門禪和的事，古今如出一轍，代有其人，是故破邪顯正之事，必須代代都有人去做；對於每一個時期誤導眾生的大師們，當代都必須有人一一加以破斥，否則終有一時會被錯悟的大師們集體導向常見外道法中，宗門正法也就滅沒了。此事非唯現今，古已有之，有文為證：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嗚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為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林集）（《禪林寶訓》卷三）

（註：萬菴禪師者，大慧之弟子也。）

萬菴禪師又說：

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行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鈞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眾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禪林寶訓》卷三）

由以上所舉二文中，已可證實二件事情：一者，大慧宗杲一世努力破斥邪說、以顯正法，卻仍然不能除盡邪說之士；彼等邪說之士，仍然極力推廣其邪說，自以為正在弘揚正法、護持正法。所以才會有大慧的徒弟萬菴禪師以上一段話，不但說給當時人聽，也說給後世的我們一起來聽，證實了一件事情：邪說是永遠都會繼續存在人間的。所以，歷代真悟祖師對邪說極力破斥之後，都只能使其氣焰消滅而不可能使其滅絕的。所以必須每一代真悟之師都出來破斥邪說，藉著破斥邪說，才能使大眾瞭解邪說與正法之分際，否則大眾是無法瞭解邪說與正法的些微差異所在的，那就會使得身穿僧衣的部分表相正法弘傳者，可以有機會冒充為證悟者，繼續誤導眾生而無停止之時。而諸錯以意識為常住心的邪說弘揚者，仍將會為了維護其名聞與利養，繼續堅持其邪說，至死都不肯改變，並且都會捏造假事實，誣謗真悟之師。所以，破邪顯正一事，是永無止盡的事業，雖是吃力而又不討好的事情，但為了眾生的法身慧命，為了佛教的未來，還是得有人發願生生世世的努力去做。

二者，假裝已經證悟，學祖師公案手段，施設一些表演的語句與機鋒，用來籠罩天下人的事情，是自古就有的，不是後

來才有的；所以近代會有香港的月溪法師學模學樣的使用言語及機鋒，用來籠罩學人；所以後代如果仍有如是人出現，也是正常的；除非是平實……等人未來世再來此娑婆人間，否則這種野狐大師，還是會一再出現的，後世學人都得要心理準備才好。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為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眾人必感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嗚呼！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菴集）（《禪林寶訓》卷三）

古來禪宗叢林，常以真悟之師是否廣被叢林稱讚，作為判斷叢林盛衰之依據，不依錯悟之師廣被稱讚而說為興盛，故有如上大慧宗杲之言語流傳。若真悟之師廣被叢林稱讚之時，即知是叢林興盛之時期；若真悟之師不被叢林廣為稱讚，只在死後才被稱讚者，當知彼時叢林並不興盛，以此為鑑。今時中國叢林是否興盛，要待佛法宗門狀況之演變結果，然後始能定奪也！由是可知：誤導禪和之事，自古已然，非唯今時也！禪和皆應有以知之。

非唯今時默照邪禪誤人不淺，古時已然，是故未得天童禪師真傳者，每墮離念靈知意識境界中，自以為悟，更大膽出世誤導廣大禪和，更誣峨天童之默照禪所悟為離念靈知心。由是緣故，古時大慧曾有是言：

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

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卻眼，喚作默而常照。彥沖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二十七）

如是誤會默照禪之人，代代皆有，耽誤法身慧命，甚可憐憫！是故有慈有悲之悟者，應當廣破之，令時人知之，免得同墮其中只成個冷水泡石頭，泡到驢年來時，依舊只是個不開眼底石頭，有何般若智慧可生？有何法道可成？有何種智現前？是故普勸當代大師放下虛名執著，速尋真實有奶之娘，長養自家法身慧命。衡之於未來無量世，此一世短短三、五十年之大師身分與名聞利養，有何可貴之處？亦普勸宗門廣大禪和：若是不能出生汝法身慧命者，復又無奶可以長養汝法身之慧命者，何可認作娘親？何可大力護持而造共業？共業者何？謂以三界有法之常見外道法，替代佛門出三界法之如來藏正法。

大慧禪師力破離念靈知，因為當時學人聽聞到默照禪之法時，都是誤會了天童宏智默照禪意旨，說離念靈知的默照就是天童宏智所弘揚的默照禪，大慧在尚未面見天童討論之前，以為天童默照禪真的是大眾所流傳的落在離念靈知心中，所以破之：

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嘴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

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王教授〕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卻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二十九）

天童宏智的默照禪修法，極易誤會，常使一般人誤以為覺知心默照離念境界而不失去，便是真實悟境。若有人說到悟境時，便因為已有言語出現，就指責說：「你已經離開悟境了，這時再怎麼說開悟的事，都是不在悟境中了。」這種人，古今都有，平實往年也曾經親遇，被當面指責說：「當你正在說悟的時候，你就已經離開悟境了，還說什麼開悟？」殊不知一悟之後永悟無失，豈有悟後又離開悟境的事？只有落在離念靈知境界的人，誤以無念為悟的人，才會因為心中有了語言文字而說是已經離開悟境。

天童默照禪之行門，極易使人誤會；若非默照之法極難證悟，而又極易誤會其內容，天童道場後來焉能後繼無人？不得不由 勤大師指派大慧師兄虎丘紹隆之徒弟密菴禪師前往住持而弘化之？自家之禪法尚且後繼無人，何況能廣弘揚？如是默照一法之難悟，非唯當時，乃至後時數百年間亦皆如是：既已落入離念靈知心而誤會天童之默照禪，若不施以抑壓臨濟禪、楊岐禪、東山禪之說，若不冤抑曾責默照禪之大慧禪師，又何助於自己所弘揚之離念靈知默照禪？是故，天童山虎丘一脈數百年後弘傳默照禪之圓悟法師……等人，既已墮於離念靈知心之默照境界中，欲與大慧一脈傳人抗衡者，豈有可能？由是緣故，不得不編造大慧罹患背疽嚴重而亡之故事，藉以抑他揚

己、冀能取信於世人；如斯心態，思亦可知矣！

編造大慧患背疽而亡之故事者，絕非宋時天童山虎丘傳人已有是事，謂宋時虎丘一脈傳人，於南宋理宗淳祐年前（約公元 1241 年），皆尚未落入離念靈知心中故，有文為證：

自非有明眼宗師見處分明、行處穩實，則何以倒用橫拈、得大總持、爐鞴後學皆成法器耶？近世卓然傑出了此事者，則天童密菴師也。密菴得法於應菴華，華得法於虎丘隆，隆得法於圓悟勤，蓋臨濟之正宗，叢林之巨擘也。師諱感傑，俗姓鄭，福州福清人，密菴其自號也。

（《密菴和尚語錄》卷一〈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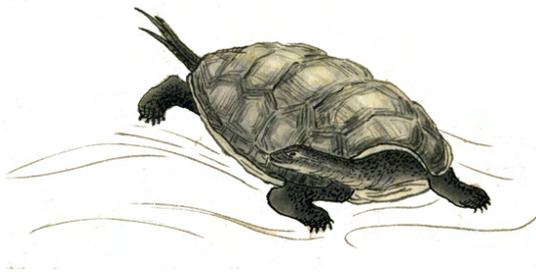
大慧亦大力推崇密菴之師父應菴曇華禪師，不單是造偈大力推崇之，乃至將他得自勤大師的祖傳楊岐方會寶衣，轉贈給密菴之師父應菴禪師。大慧全無私心，大力護持虎丘一脈，故與虎丘一脈一直相處融洽，虎丘當時傳人感恩尚且不及，何況誣之？所以當時虎丘一脈傳人，絕無可能編造大慧患背疽之事誣之。

而當時虎丘一脈傳人，都不曾落入離念靈知心中，其法無異大慧，又何必編造不實事實以誣大慧？若使當時虎丘一脈傳人已落入離念靈知心中者，大慧豈不加以廣破？焉肯再造偈大力推崇之？焉肯再以勤大師所賜之祖師寶衣轉贈之？絕無是理也！可見當時之天童山虎丘一脈傳人，都仍是如來藏正法之弘傳道場，尚未如淳祐年後的天童山虎丘傳人痴絕禪師一般落入離念靈知心中，更未如晚明天童山之虎丘後人圓悟法師一般落

入離念靈知心中而謗大慧也！

然而，由大慧及其後人之力破邪師者，可見破斥邪說、以顯正法，正是宗門古風，宗門規矩一向如是，為諸老參所認同，但卻一直不可能被錯悟之師所認同。非唯大慧一脈如此，大慧之前真悟之師亦復一向如此，與大慧同時之天童宏智正覺禪師亦復如此。如是事證，不勝枚舉，可以想見古時真悟之師，對於錯悟大師誤導當代多數學人一事，都不會坐視不管，必定會出而指正，以救學人。

豈唯如此？且觀世尊以人天至尊之高貴身分，為救眾生、為利學人，乃至不辭勞苦，足履步行而踵隨六師外道身後，一一遍歷當時天竺各大城，舉示六師外道邪說而破斥之，藉破邪法以顯正法；世尊乃人天至尊，尚且如此，以是緣故，真悟之師見聖思齊，代代皆有真悟之師起而破邪顯正、以救眾生、以利學人。故說摧邪顯正乃是宗門古風，亦是救護被誤導之無辜學人最好方法；學人對此，應有所知。（待續）





(連載十九)

黃惠卿見道報告

一心頂禮本師 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大悲 觀世音菩薩

一心頂禮敬愛的導師 平實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敬愛的親教師 正圓菩薩摩訶薩

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可以證悟生命的實相，真是不可思議啊！原來 釋尊教導佛弟子的佛法是這麼真實、科學，不是遙不可及、高不可攀，只要用功照著去學、去做，每一步都是可修可證的，不禁讓弟子對佛菩提道充滿高度的興趣與愛好。若非佛菩薩慈悲的安排，讓弟子來同修會上課，怎麼可能有今天的體悟，內心真是無限的感恩啊！

禪三圓滿後，下了山馬上打電話給媽媽，告訴她：「我過關了！」老人家聽了哈哈大笑說：「沒想到這麼笨笨的惠卿居然會悟，比明得（我同修）還快！」我說：「就是頭腦簡單才

容易悟嘛！想得太多就難了。正覺所教的法，都是實修實證的，您可要好好安住在講堂學法（母親目前上週六下午章老師的班），要有信心好好加油！」媽媽高興的說：「好！好！」掛上電話，想到母親這一生的苦，為人子女的我無以為報，只有天天祈求佛菩薩讓她能安住在正法中而離苦得樂，早證菩提。若能因悟而使母親對正法具足信心，那總算可以回饋她老人家於萬分之一啊！

從小，我們五個子女便與父親的緣淺，家就像旅館，他偶而才回來一趟，不久即匆匆離去。一家大小的生計，全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她終日踩著縫紉機，賺取一家人的溫飽；還好有外婆幫她照顧五個孩子，日子才過得去。但善良剛毅的個性，使她從來不把內心的苦告訴我們。直到長大進大學參加佛學社，我帶了一些佛書給她看，她才跟我說：「如果早一點接觸佛法，就不會白白受苦那麼多年了。」才知道原來她的心一直都是充滿愁苦的；所以便開始將自己在社團所學的淨土念佛法門介紹給母親，善根深厚的她，很喜歡聽法師講經的錄音帶，因此開啟我們母女一同學佛的歷程。

大一那年進輔大，因為好奇，想知道佛學社到底在學什麼？便參加每週一次的「大專佛學十四講表〔編案：李炳南老居士編製〕」的研討，開始對佛法有了認識；也不知為什麼，我就是很喜歡聽，從來沒有懷疑；師長教什麼，即全盤接受；因此凡是寒暑假、社團辦的幹訓、台中蓮社辦的大專佛學講座、懺公師父辦的齋戒學會，統統去參加；大學四年，唸的雖是西班牙文，但其實全副的精神、體力，都是投注於對佛法的吸收、

瞭解。媽媽笑我說：「學了四年的西語，只學到一個『打舌』的技術。」真是一點兒也不錯。

四年的佛法熏習，使我對極樂世界很嚮往，也明白助念的重要，但若問我有沒有信心往生西方？我則會說：「沒有信心！如果能生到邊地就偷笑了。」因為念佛的功力太差，習氣又重，遇到境界起，心馬上隨境轉，上下起伏不定。為什麼學了這麼多的法，對自己愛生氣的毛病，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只能怪自己的聞、思、修、定力不夠。

畢業後忙於工作、結婚、育子，一晃十多年就過去了，雖然內心對佛法仍有一份渴求，但卻不願再回社團參加《阿彌陀經》的研討及共修；因為對極樂，我明白其殊勝之處，可是到底要怎麼念佛才能一心不亂、淨念相繼呢？這般逐句逐字的解釋、查註解，聽的當下也許是法喜充滿，念佛的當下也許是心情寂靜，但共修完了以後呢？對我而言仍是煩惱、仍是習氣，完全使不上力。為什麼當年所學的佛法只是知識，塞滿心中，卻對生活沒有用處？難道這世間就沒有真正有修有證的聖人可以教我嗎？

不想再去作字面上的說食數寶，我要的是「方法」，誰可以教我如何面對生命中的煩惱、習氣？誰可以教我真正的佛道該如何走？難道這一輩子就是這樣唸佛、行善、看經書中度過，一切等往生極樂再說！但是我卻沒有把握能往生西方，一點把握也沒有。這種想學而無處可學的感受，真是苦啊！

佛菩薩一定瞭解我內心的痛苦，讓我的生命有了轉變。三

年多以前，過年照樣回台南探親，我最喜歡去拜訪四叔；家住高雄的四叔一直很用功念佛，六年多以來佛號不斷，這一點就讓我很佩服，這是多麼不容易做到的事！平常沈默寡言的他，說話很實在，絕不說假話，所以我相信他。他告訴我和明得：他找到一個真正證悟的大善知識，智慧深廣不可思議。而他隨之修學，不久就開悟了，悟得本心。這實在太使我們震撼了，這世間真的有證悟的聖人存在！最重要的是：「只要跟他學，也可以證悟！」雖然我不懂「開悟」是什麼，但是我知道唯有實修、實證的聖者，才能教他人實證；沒有真正證悟的人，無法教導實證；這也是我多年來在內心一直渴求的願望呀！四叔向我們提及他和導師您之間的因緣，總叫我們好生羨慕，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在座下受學。

回到鶯歌之後，翻閱四叔和我們結緣的法寶：《無相念佛》《念佛三昧修學次第》，心想：「這位善知識真是不簡單，能把持名念佛到實相念佛，每個用功的步驟都解說得如此詳盡，若非自己實際體證，如何可以做到？」於是循著書上的地址、電話，索取報名表，報名參加禪淨雙修班，並勸明得一定得去上課。後來接到電話通知，我們可以上週一班張正園老師的課，只可惜孩子還太小，得留人照顧，只好先讓在台北上班的明得先去上課，自己再想辦法。後在書本的後頁得知，當時桃園口老師也有開班（編案：今已終止），時間是星期六晚上。離家比較近，明得也有空載我去，孩子也可由他照顧，於是就受業一年。

但是由於剛進去，課程已經進行到「菩薩戒」的部分，我

對前面的課程毫無所知，尤其是無相拜佛、憶佛的要領，老是抓不住，心裡很慌，再加上班上的同修大多已明心或見性，因此壓力很大。一年後，課程就要進入參禪的部分，總覺得自己連憶佛都還搞不清楚，更何況去參究？真是進退兩難、不知所措。還好，明得因在小參室中向張老師提及我的狀況，並向老師詢問我可不可以到台北的週五新班去上課？（因週五新班已開課二個月了），蒙張老師慈悲攝受，成為該班新收的最後一個學生，而開始了我在講堂聽張老師說法的幸福。

同樣的法，由不同的人說，即展現完全不同的風貌，口老師說法重點在法義上的解說、貫串，而張老師說法則是把法義融入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讓你真實的去感受法的妙用。好感謝張老師這般用心，把自己的糗事也藉著法義的比喻，毫無掩飾地告訴我們，讓我們可以借鏡，那麼真誠、自然而直接；每一次上課，總有無數次的感動，溫暖著一顆顆學員的心，使我們覺得跟老師的心是如此的貼近。好喜歡聽她說法，每一句話我都想把它抄下來，以重新調整自己的心境去面對生命中的順逆。不照顧自己的面子，只求能利益眾生，這是需要何等的智慧與慈悲才能辦得到啊！

由於張老師對正法的信心及對導師您的敬仰與護持，她那份信任與瞭解，每次提及您，不是熱淚盈眶，就是滿臉的幸福；也在在處處地感染了座下的每個學員，所以那份護法的決心與勇氣，也在我們心中不斷地壯大滋長。二年多來，收穫好多，除了拿到老師九張書法還有正確的知見以外，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她的身教——真誠、直心與慈悲。老師曾送我一幅書

微細，並且在根塵觸相觸之處有種子流注讓識生起」。既然種子如瀑流，再怎麼微細也應該有點察覺吧！於是便開始做實驗：眼見色時，注意看看□□有沒有這種微小東西流動的感覺？結果：有！於是再試試耳聞聲時，耳朵中有沒有？有！手摸地時呢？有！鼻子呼吸時呢？有！舌頭碰觸口中的東西時呢？有！當我在思考時，頭部也有同樣的情形產生。那是不是隨我的注意力□□呢？於是便全身上下，隨便注意一番，一下子手臂、一下子腳、□□□□、□□□□、□□□□、□□□□。天啊！真的隨意根□□，這實在太有可能是祂了，因為若是屬於□□的□□之一，不應該會隨著我的意念□□啊！應該是心法才對。會不會只是□□□□□而已呢？可是眼球、耳內並無□□□□啊！如果這就是如來藏、是真心，那祂是不是離見聞覺知呢？是啊！祂對外面的六塵並不起心動念；那祂是不是了七轉識的心行呢？是啊！祂很聽意根的話。而且整個來看，祂的確是清淨性、無我性。實驗到此，心中已確定個百分之八十，但我不敢完全肯定，得問問老師才行。

週五上課再排小參，跟老師說：「我找到了。」老師要我把原委說清楚，陳述之後，老師問我：「那如來藏在哪裡？」我指著自己的身體，支支唔唔的答：「在這裡啊！」老師說：「如來藏全身都是，大家都知道。你得要口說手呈，一一說明清楚，來說服老師相信你找到的是如來藏。」心裡覺得很挫敗，便問老師：「如果我的方向錯誤，請老師指正，我重新再找。」老師回答：「有眉目了，回去繼續參。」這樣半肯半不肯的回答，至少方向沒有錯，再弄清楚一點就是了，因為

我的信心並不夠。

回家之後，便把 導師寫的書，一本、一本拿來細看，從《真實如來藏、心經密意、邪見與佛法、我與無我、楞伽經詳解（一、二輯）》、《正覺電子報》中「真假開悟」的解說，以及公案拈提中的《入不二門、宗門正眼、宗門正義……》等，對公案，有的懂、有的不懂，卻也明白古時禪門問答如此直接，直接到根本不用思考，□□□□。

當翻開《宗門道眼》中的「自序」時，一邊讀，眼淚竟不聽使喚的奪眶而出；二千多年來佛法之所以凋零至此，被 和尚您說得針針見血，讀後方能更深知您為我們安排課程的用心及護法的悲願；為匡正佛法被錯誤的流傳，您肩上的重擔又何其沈重！如此大業，又豈您一人所能單獨作為？而能成為座下弟子的我們，身上所揹負的責任又何其重大啊！是故常在 佛前迴向：「願講堂弘法事業順利，所有的師兄、師姊們都能在導師座下明心、見性，成為一股護持正法的重要力量，讓世尊遺留下來的正法能正確的永久流傳下去。」因為唯有得法的弟子越多，實際體會正法的妙用，方能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以力挽狂瀾；讓正法的推展更順利，普利全天下的佛子回歸如來藏正法，以親證菩提為始，在佛菩提道上實修實證，地地增上，直至成佛。

當我看到您要將書寄往台灣各地及大陸各處時，就明白導師的心繫著的不只正覺的佛子們，不只台灣、亦不只大陸，而是全世界的佛子。這樣廣大無私的心量撼動著我；要完成這項任務，一個人的力量何其微小，須團結眾人的心力，方可達

成。是故，能來講堂學法的弟子們實在有因緣啊！所以每位學員都不可自輕，亦不可存一己之私，即使是一根小小的螺絲釘，被正法所用，都可發揮其無比的功效。

自從接下老師手上的禪三報名表，心裡壓力很大，想自己二年多來並不是很用功，定力不足，雖然懂得無相念佛與看話頭，但無法成片，哪有資格參加呢？值得慶幸的是上課時很專心，像海綿般把老師上課的內容全盤吸收，未曾有疑，非常信受。而聽 導師說法，亦復如是，學佛十多年了，我不曾看見有人說法如此深妙、自然、不造作，可以把甚深的法義如此輕鬆、清楚地表達出來，對自己的修證亦未隱諱不明，完全如實相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管懂或不懂，我皆直呼過癮，意猶未盡。是不是以這樣的因緣，而能錄取參加呢？只有 導師知道了。

收到錄取通知單，很感謝 導師慈悲，願意讓我這個我執、我慢深重的學生一個破參的機會。由於心裡已有消息，及前一天去佈置場地，就比較不緊張，很開心的去參加禪三，臨行前，在 佛前祈求佛菩薩能讓我有一念相應的經驗（因為是自己依老師的開示，推敲出來的，感觸並不深，怕般若慧無法生起故），並且能在 導師的引導下，對真心做更深的體驗與瞭解。

佛菩薩對這個笨弟子，實在太好了，你怎麼求，祂就怎麼滿你的願，絲毫不虛。說老實話，我之所以那麼快就找到，除了對老師的開示、真心以對，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拜佛時，我曾祈求佛菩薩讓我在上山前有一點消息，才不會使 導師太辛苦。沒想到才參一個星期，就真的找到了，連我自己都無法

相信。導師及老師常說太容易參出來的，很容易退轉。於是自己又陷入煩惱中，萬一退轉了怎麼辦？應該要參久一點、辛苦一點好，這下子可進退兩難了！

上了禪三，位置剛好排在第二排靠中間走道，和尚禮佛用的拜墊就放在身旁，內心真的好緊張，萬一導師站在身邊，心裡不小心起了不敬的念頭，一定瞞不過您，是故恨不得將腦袋放空，不起任何的念頭；但越是如此，念頭便更不聽使喚的跑出來；末那的染污實在太嚴重了，便在佛前禮拜懺悔，希望能身心清淨。尤其在拜願懺悔時，更是哭得淅瀝嘩啦，想到自己瞋心重、我慢強，無始劫來不知得罪過多少人，害別人受折磨的痛苦，造的惡業一定是無量無邊，便不斷地向怨親債主們說「對不起」，請求他們的原諒；便承諾願將明心、護持正法以及種種修行的功德，不論今生乃至未來際生，所有的功德悉皆迴向給他們，願他們也能離苦得樂、早證菩提。又想世尊在世時，我在哪裡混呢？看著今生的我，習氣如此深重，過去一定很懈怠，未曾在修除性障上精進，才會從小就被自己的臭脾氣所苦惱，不得自在。想著想著便哭得更厲害，對佛說：「今生不混了，性障一定會修除。」

下午導師開始殺我們的我見，不以覺知心為我，不以意識的種種變相為我。道理都聽得懂，以為我見已經斷了，沒想到導師您問我們：「我見斷了！高不高興？」便不加思索地回答：「高興！」此時已落入您設的陷阱中，因為會高興的心乃是覺知心呀！這時您才指著弟子說：「連最後這一分也要斷除。」才警覺，斷我見可不是嘴巴說說就算數，得真的做到才

行。

晚上聽 導師講公案，似懂非懂，但您的一言一行皆從自性中自然流露，沒有絲毫的虛偽造作，使得公案亦變得如此精彩、親切，一個小時實在聽不過癮啊！公案講完後，弟子便在佛前禮拜感謝：「感謝釋尊您派這麼好的老師來教我們，弟子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活潑生動的佛法，好好玩，又有趣；真希望弟子有這個福報可以跟著導師修學一輩子，乃至生生世世也都要黏著導師學，也請導師慈悲，一定要收這個笨學生啊！」

接著開始拜佛參究，此時心中又突然起疑：到底我找到的這個究竟是不是真心呢？可是除了這個，渾身上下，實在沒有其他的類似真心的體性啊！為什麼自己沒有勇氣去承擔、去肯定祂呢？內心陷入矛盾、掙扎當中，十分痛苦。拜到十二點鐘，便累得向 佛告假跑回寮房休息；但是躺在床上，怎麼睡也睡不著，滿腦子的矛盾，弄得一夜未眠。一到清晨四點，起來洗個頭，梳洗之後就又回禪堂拜佛。早上過堂用齋，菜色雖好，卻無心品嚐，心裡還是疑惑、掙扎：到底是不是？是的話，為何不肯承擔？

等到 和尚起身巡視、開示，叫大家吃饅頭，雖然吃不下，仍很聽話地拿起一個小饅頭啃，當 和尚走到身旁，說一聲：「吃！」便再一口咬下，這時突然一念相應：「啊！這種感觸如此分明，與先前找的是一樣的！」此時滿眶熱淚，無比的感恩，疑惑、矛盾，一時煙消雲散，原來一直就是祂，祂就是如來藏。沒想到竟被 和尚以半個小饅頭換得天下太平。過堂

結齋後，回到大殿禮佛，腦海中突浮現一句：「頂禮老和尚。」看著前座二位法師，拜下去的同時，彷彿自己亦身披僧服、圓頂，向老和尚禮拜。好奇怪！怎會突然稱導師您為「老和尚」呢？怎會突然有這種錯覺呢？連自己也搞不清楚。

中午用完午齋，導師您指令惠卿及另一位同修去洗碗，並教我們要□□□□□□來洗。洗完後，回到位子上，便想□□□□與如來藏定有關係，於是□□□□，左右來回互看，果然真心亦□□□□而□□□□□□□□，真是有趣！可見真心真的很□□□□□□。學員們一個一個進去小參，下午很快地就輪到惠卿，敲門禮拜後，和導師您面對面，竟一點也不怕，反而覺得好親切、好熟悉。沒想到您劈頭的第一句話竟是：「你這個願未免發得太大了點吧！」□氣讓我覺得好笑。同學們夢見導師，大多是導師您示現機鋒給他們，而我唯一做過與您有關的夢，卻是一口擺滿鮮花的棺木；雖然沒有看見裡頭躺著的是誰，可是我知道是「您」，所有的人臉上都充滿哀戚與不捨。那個時候，進張老師的班上課還不到一年，連無相念佛都還不太會，於是夢中非常難過，想自己找了好久的大善知識，竟那麼快就走了，自己什麼都還不會，這下子該何去何從？恐怕世上再也找不到像您這麼難值難遇、有修有證的善知識可以跟隨了。那自己的道業怎麼辦？同修會的弟子們怎麼辦？乃至全世界所有佛子的法身慧命該依誰而出生呢？於是陷入深深的絕望與無奈中，不能自已。

後於夢中驚醒，心想：還好只是個夢。但是內心還是很害怕，怕您早走，於是跑到佛堂，非常不安的向佛祈求，怎麼

樣才可以讓 導師長命百歲呢？想 導師大我約二十歲，不如就把二十年的壽命供養您，只要您活得久，就可以跟在您身邊學久一點，大家才活得有希望，正法才能廣益全天下的佛子。其實這個願並不大，是有私心：為自己、也為他人，何樂而不為呢？只是在小參室中卻被您回絕了，您說您心領了，認為我還年輕，可為正法多做一點事，於是您不忍接受。

其實早料到慈悲的您定不會接受的，可是怎麼樣才能讓您活得久？您說一切看 世尊的安排，那弟子就天天求 世尊吧！求祂老人家讓您長久住世，除了完成祂交待的任務外，也讓您有時間完成您今生想修學的境地，廣益一切佛子。您說這樣好不好？！如果二十年的壽命能換得您無病無痛、身體強健康泰以度眾無礙，惠卿非常願意呀！求 和尚您接受了吧！拜託！拜託！

在小參室中， 導師問我許多問題，會，我就直接回答；不會，就腦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當問至剛才□□□□□，就是真心嗎？「當然不是！」「為何不是？」卻又卡住了，說不上來。於是您要我整理「□□、□□、□□與如來藏」的問題，想清楚了再小參。回到大殿，坐在位置上左思右想，自己一直繞在□□的變化為□□，一個一個去拆解，卻難能有個滿意的答案，越思惟越搞不清楚 導師要我整理的方向為何？於是登記小參，想向監香老師問清楚；孫老師很慈悲地點出：要我在「□□□□□」上思惟清楚。第二天晚上想到頭都昏了，學佛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動動這個腦袋去做思惟的工作，這下子要用它來思考，還真的很難運轉呢！十二點便去睡了，等明

天腦筋清楚一點再說！

第三天早上四點半就醒來，於是進大殿繼續努力，精神好，腦筋也清楚了，便在佛前祈求佛、菩薩加持，使我對法義能夠通達，並發願：「若能順利破參，願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報師恩。也就是說願盡形壽以弘揚正法為己任，雖然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只要為了正法，佛菩薩要我做什麼，導師要我做什麼，我就去做，絕無二話。」便不再枯坐思竭，一邊拜佛、一邊思惟法義，突然就想到了，難怪導師說：「腦筋急轉彎，換個方向想就對了。」我應該從□□□□□中去思考其組成份，無非包含三部分：□□、□□、□□□，外人認為「□□」只是「□□」加「□□」，並不如實了知有如來藏的運作，所以不能說□□□□□就是如來藏。想清楚後便去登記小參，只是登記的人很多，到了下午才有機會向孫老師報告；通過之後，便安排再進小參室見導師。

頂禮完，您對惠卿說：「你的心量比較大，何妨來出家？」心量真的有比較大嗎？我實在心虛。至於出家，我真的很想，尤其是正法的道場，求之不得也！便對導師說：「好！」從接觸佛法到現在，其實一直有出家的念頭，雖然結婚、生子，但內心還是渴望有一天可以身披僧服。不過慶幸以前沒有出家，否則今天要學正法可就難了！想在導師座下學法更是難上加難。常聽張老師說她祈願自己有一天能現出家相、弘如來藏正法，因為正法需要僧團住持故。台下的我便在心中決定跟隨老師出家。接著導師您說：「我知道你想出家。」心中一愣！您怎麼知道？……。

不過讓 導師知道，我很開心，而您願意讓我加入正法的僧團，表示福德因緣足夠，才有此一問吧！只是希望自己能更用功，將來才堪任啊！雖然之前沒有相處過，但是 導師您給我的感覺卻是如此親切，一點也不陌生；對於您說的話，都很信受，再加上張老師說過：「當一個人進小參室時，禪師即能明白過去彼此的因緣。」才會問您惠卿過去生中可曾隨您出家？當場考 導師，請勿見怪。因為感覺太熟悉，就非常好奇。後來您只說了一聲：「有！」真是太好了，希望過去的我是屬於乖乖牌的，不常惹您傷心難過才好。

感謝 導師您不斷地提問題，讓我們去思惟法義，在一問一答當中，能以現觀自身的如來藏體性，去結合之前所學的知見作歸納整理，惠卿好喜歡；有的答不出來，您即以譬喻引導，真恨不得能有如電腦般的記憶力，能將所有的問答都存檔下來、毫不漏失。雖然並不聰明的我老是被您問得腦筋一片空白，可是可以感受您無盡的悲心與深廣的智慧。您怕我們對法義不明瞭、不清楚，將來容易退失，甚至謗法，所以您不厭其煩地解說，就為了讓我們對親證如來藏有更深的瞭解及肯定。謝謝！謝謝師父的慈悲。

從小參室出來禮佛三拜，感謝 世尊以如此深妙實證之法留傳給眾生，讓我們可以親證，並依之修學成佛、離苦得樂，感謝 世尊派這麼棒的 導師來教導我們，弟子何德何能？竟有此福報可親近修學，實在是太幸福了。從今以後，必將此身心奉獻給正法，是則名為報佛恩、報師恩。

後來 導師讓我們喝水去體驗：一、□□□□□，二、□

□□□□，三、□□□□□□□□□□。才明白原來真心幫我們□□□□□；再加上一回小參室中 導師的解說整理，才明白妄心的了別功能如此強烈，一瞥之間已同時了別明辨形狀、顏色、速度……。後又讓我們設想在□□□□□□□□□□……。謝謝護三菩薩的護持，在實際體驗中，才略懂得觀行是什麼？原來法義的真實瞭解，須從日常生活中去細心的體察，佛法竟是這麼科學，而紙上談兵，大大地改變我對「學佛」的看法，是真實的從「行」中學啊！而 導師您深妙的智慧，正是行無數次的觀行中累積而來的真實體驗，有本而說、有根有據，難怪眼神如此堅定、炯炯有神，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那雙帶有無比自信的眼睛。再者，若要法義通達，觀行非常重要，可是發現自己的觀行能力實在不行，很想多學、多練習，聽說……。

四天三夜的禪三，一下子就過去了；真捨不得下山，能天天聽您演說公案、法義，實在是很幸福的事，下次同修的假期若可以配合的話，一定要報名參加護三，一面向諸位護三菩薩學習，一面又可以和 導師共事，再聽您講公案，再累也值得。

不過，在此向您懺悔，在解三前，弟子起了慢心，覺得這麼簡單，對法起了一念輕想，實在很不應該。還好 和尚的結三咐囑，馬上澆息了這樣不好的念頭。您說得很對：「我見尚且都斷了，更何況是由我見而生之我所、我慢呢！」馬上向佛菩薩、 和尚禮拜懺悔。才警覺一個人在修行的過程中，善知識是如此重要，由於往世染污的習氣種子隨時都會起現行，若不依止善知識修學，很可能一念之差、誤入歧途而萬劫不

復。想到這裡，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於是更堅定：弟子不論今生乃至未來的生生世世，都要跟隨 導師修學的決心，請求您慈悲攝受這個剛強難調的弟子，也求佛菩薩能滿我所願：願能生生世世護持正法，生生世世依止 平實菩薩摩訶薩，恭敬承事、修學正法、摧邪顯正，直至成佛。

感恩張老師二年多以來的身教、言教，我會記得老師說的那句話：「悟後要依止如來藏的清淨體性而住，才是真正的開悟。」面對自己滿滿的習氣，我知道現在學佛才正開始。有一次老師說：「現在覺得日子好好過，終日也不會起一念瞋。」心裡好羨慕，願自己好好修除性障，不論五年或十年，也能「於煩惱中得自在」，像張老師一樣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對不起！寫了這麼多，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想告訴您，感謝導師在禪三中像父親般的關愛，給予惠卿從未享有的溫暖。不論內心有多麼不好的念頭（夢見 導師死了〔編案：這其實只是種子現行而看見往世的事相〕），在您面前一點也無須隱藏，如海般能納淨穢的心量，讓這顆自責不已的心，得到安頓，謝謝您的一句話：「把它丟掉！」惠卿無盡的感恩！

最後，願把見道的功德迴向：

一、願 導師身心康泰、長命百歲，般若智慧、地地增上、無有障礙。

師母身體健康、道業迅速增上、智慧如海，閤家平安。

二、願正法長存、佛法常興，所有在外流浪的佛子都能就路還家（因為惠卿以前也是在外流浪、尋尋覓覓，找不到明師），依止

正覺道場修學正法而親證菩提。

- 三、願張老師、陸老師及所有講堂的親教師們，都能道業迅速增進、度眾無礙，身心康泰、閤家平安。
- 四、願講堂所有的義工菩薩及所有的學員，都能在 導師座下明心、見性，護持正法、不遺餘力。
- 五、願正覺寺早日順利興建完竣，禪三有固定的道場，不必四處流浪辦禪三，正法的推展更廣播。
- 六、願過去、現在的父母、師長、知識、法俗眷屬，及歷劫的怨親債主，都能往生善處，皈依三寶、修學正法、早證菩提。

弟子 黃正惠（惠卿）頂禮





緣起

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而降生世間，八相成道，為的是要利益眾生，轉迷開悟；如果不是欲令眾生開悟，那又何必辛苦來此五濁惡世說法四十九年？

二祖為求明心，寧可立雪、斷臂，這是何等的大心？五祖云：「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可見證悟明心，對修學大乘法義的佛子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明心就是大乘法的見道，見道之後還得通達見道位的別相智以後，才有可能真正的進入修道位中，所以大乘法修行的第一步目標，本來就是要尋求開悟明心；如果說不想開悟，那又何必辛苦的修行禪宗的禪？只要每天在家中享受就好了，何必恹麼辛苦的常常跑道場？

然而，明心、見性，明的究竟什麼是心？看見的又什麼是性？又如何來求明心與見性？佛法的修學次第有哪些？明心所明白的真心又是哪一個心？是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心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第六意識覺知心嗎？或是處處作主的

第七末那識呢？還是一切萬法根源之第八識如來藏？或是某大名師所說的「無心」才是真心？

現在海峽兩岸名師們所說之開悟，總是各人說各人的，大家都認為自己的開悟是正確的，佛子們究竟應該要相信誰？誰說的才是真正的證悟正法？有一天，當證悟者出來破斥邪說以救眾生的時候，名師們都不敢出頭作法義辨正，卻繼續縱容手下以種種化名，在網站上面亂說一氣——現在有關佛教的網站論壇上面正是這種現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說也有理。所以現在佛教界有無量無數的問題存在，可是目前正在修學大乘佛法的佛子們，又能了知多少？又能有多少正確的知見來判斷大法師、大居士自稱是大乘了義法的說法，究竟是正、是邪？說實在的，對一般人而言，真的很不容易來判斷。

我個人在當初也是一竅不通的，當年對於佛法的認知，從現在所知而言，當年其實是一片空白，哪有能力來作判斷？完全是靠著往世所修的福報去摸索：聽人說打坐最好，就在打坐道場待個二、三年來修學；可是修學二、三年以後，對於明心見性之有關課程，第八識如來藏是什麼？有什麼體性？意識心的體性又如何？處處作主的心是什麼心？對這些正確的知見可說是完全缺乏的。為人師者，沒有把這些學禪者應有的正確知見教導學人，沒有把學人應有的正確知見建立起來，卻說他們在引導眾生開悟，佛子們在這種情況下而能開悟，才真的是奇蹟。

後來聽到又有人說：「唸佛最殊勝、最究竟了，能往生極樂世界。」太好了！唸了佛以後就能往生極樂，不必再受這裡人間的苦惱，為何不唸？就死心塌地以唸佛方法來求生淨土，

不敢奢求今世能開悟，因為連門都摸不到，所以只好乖乖的待在唸佛的道場。

佛法到底是什麼？內容有哪些？解脫道有哪些內涵？佛菩提道又是講些什麼？開始學佛之人，大部分是不太瞭解的。台灣目前學佛的人為數不少，從表面上看來，佛教好像非常的興盛，到處有道場、禪寺；山頭林立，每到有法會的時節，人山人海、萬頭攢動，熱鬧得很。眾生也好像非常喜歡參加唱誦法會，參加唱誦法會可以獲得短暫的法喜，心裡非常高興，認為如此學習，就是在正式修學佛法。

返觀末學當年初學佛法時，不也如是嗎？反正有佛像的地方，有人在教打坐、打禪七，就一頭栽進去，總認為這就是佛法，心裡覺得沒有錯，因此就出錢出力，全心全力來護持，堅信自己所護持的道場就是最究竟的法，認定自己所追隨的師父很行，來修學以後一定能獲得解脫，別的道場都不如自己所護持的道場。這樣學得很法喜，很快樂，不也是很好嗎？可是二年、三年過去了，有一天迴心返照，反問自己：「為什麼原有的許多煩惱，如今還是一樣都不少？」不是嗎？

猶如家母從年輕時開始學誦經，直到後來，對於佛法的認知，也只是誦經。家母識字不多，所以學習誦經時，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認；也真了不起，竟然都能背誦起來；其中之辛苦，不言可喻。寺裡有活動，就到寺中誦經；誦完經後，回到家碰到不如意的境界，依然性如烈火。到寺院去幫忙，忙進忙出的為眾生忙，卻不知真心在哪裡？這些都是由於缺乏佛法之正確知見，不知佛法的修學次第與內容，真心是什麼也都不了知，而說能夠證悟實相心——如來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有

人連車子都沒有見過，卻說他是開車的能手，我們可以相信此人真能開車嗎？俗語說：「門兒都沒有！」確實是如此。

佛子們為了求法，希望早日能找到生命的實相，證悟明心的境界，也求見性分明，以求心安，可是為什麼一直都找不到入處？難道入門真的那麼難嗎？

問題出在哪裡？末學認為有二：一是學人自己，由於未建立起正確的佛法正知正見，對於追隨之名師所說的法是對是錯，無能力來作揀擇，一心一意的迷信名師，心中執著名師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只是如此的依人而不依法，認為只要學得很法喜就好，就安於現狀，至於法喜是什麼意思：什麼是法？什麼是喜？就完全不願加以了知，只是覺得歡喜就好。二是名師，都以錯誤的知見來引導眾生，眾生又如何能開悟？譬如有的名師說：「開悟的境界是前念不生，後念不生，當下一念也不生。」也有名師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這一念心就是真如佛性，明白了這個就是開悟。」這都是以錯誤的知見，在教導佛子們走錯了證悟的方向。如同太空船從太空要返回家鄉，如果領航員定好的角度不對，切入地球的角度不對，則永遠無法回到地球，將只能永遠在宇宙中漂浮，這道理是相同的。法師、居士們如果以意識心來教導佛子們，說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心就是開悟者所悟的真心，佛子們被誤導而信以為真，並且也被名師印證了，其實並不是真的悟了；就算是日夜精進不懈怠，三大阿僧祇劫都安住在這種覺知心的境界中，也仍然是悟不出來的。

佛子們！如果是真想學佛而不只是學聲聞、緣覺，想在此一生當中找到回家的路，那就得尋找明心與見性的方法，因為

明心及見性才是回到本鄉的唯一道路；如果不能明心，將會永遠都是在外門修學佛法，入不了真正佛門的。假使是求往生極樂世界，是求上品上生或是上品中生……乃至中品下生，也都得先作深入的瞭解以後，才能決定自己的目標，然後努力去修。但是學佛之前，您必須要先對自己負責，確實的反問您自己：您跟隨了師父學法，但是對於他所說的法，您有多少的瞭解？也許您會說：「我師父所說的法哪會有錯？他說得才好呢！我聽得好法喜。我師父又有好多的信徒，總不會大家都不長眼睛而一起跟錯人吧？」佛子們！您有沒有想過、思惟過？如果師父的法義沒有錯，師父也真的證悟了；那您跟隨著您的師父幾年下來，應該已經學得很多妙法才對，但是您可以問問自己：經典真的看得懂嗎？禪宗祖師開悟的公案也看得懂嗎？如果答案是「不懂」，那您自己是否該想一想：幾年下來辛苦跑道場，全心全意的護持，所學到的又是什麼？是悟了如來藏嗎？還是仍然落在離念靈知心意識境界中？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或是跟隨的師父所教的方向與方法不對？為什麼正覺同修會的道場，可以在二、三年之內，造就好多位的實義菩薩，而自己依止的道場卻不行，這問題又是出在哪裡？

這是誰的錯？又是錯在哪裡？末學早年對此也是不知道，總是認為自己的師父是最好的，哪會有錯？只要緊緊的跟著，十年以後必有成就的一天。末學一向總是這麼認為，從未想過：如果十年後沒有成就呢？如今退休下來，我剩下的這一生還有幾個十年可以浪費？這一生的法身慧命就如此空過嗎？那這一生不就白來了嗎？

佛子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都期望不要被悟錯的師父誤

導，不想要多走冤枉路，都希望能學到真正的了義正法；可是卻天不從人願，常常發生被人嚴重誤導的事情而不自知，樂於其中而且學得很法喜，認為所學的就是正法。對於真正要走菩薩道、修學大乘了義法的末悟菩薩們，被悟錯的大師用已經誤會後的二乘緣起性空法義來解說大乘般若，或是以一念不生的離念靈知心常見外道法，來教導佛子們修禪；末學如今知道實情了，真的是於心不忍，因此末學證得如來藏之後，知道了這個現象嚴重的存在佛教界中，就開始向以前隨學的幾位師父們寫信，列舉他們自己的實例並且加以辨正，勸告及請求他們不要再誤導眾生，趕快修正以前所教導的錯誤法義，但是都被一一的拒絕了！末學又想救護被誤導的眾生，平實導師開示下：「在他們都不肯修正錯誤知見的情況下，當然會繼續誤導眾生，救護眾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破邪顯正。」於是遵從師命，把以前親近過的名師所解說般若法義之錯誤落處公開出來，並把末學修行上的經驗，提供出來利樂有心進入內門修學佛道之佛子們，供有心求證悟之佛子們參考。依這些基本的知見，至少能夠辨別正法的義涵與邪法的落處，以免一再被人誤導而專走冤枉路，浪費您一生的寶貴時間與精力，故而寫成此冊薄書。

同時書中並把一些誤導眾生所開示之法語予以說明之：只針對錯解般若法義之說法而作解說。有些人對於法義辨正與誹謗三寶之分際認識不清，不能了知法義辨正與誹謗三寶的差異在哪裡。對於法義的辨正，就如同公文的核稿，只是針對公文的文意作修正，絕對不會針對創稿者作人身批評；同理，法義辨正是專對錯說佛法者的法義提出來辨正，不針對錯說佛法者

的身口意行加以評論，所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末學不想對親近過的名師們的個人行為來作身口意行的評論，只是希望讓佛子們能了知一些名師、法師、居士所說般若見解的錯謬處，舉例予以剖析指正出來，讓佛子們有所揀擇而不被迷惑，而能遠離邪知邪見，不要一再的被錯誤的見解所繫縛，希望所有真正想要學佛的人都能早日走上正法之道。

法身慧命是自己的，不是別人的，也不是你師父的；世尊早就說過要「依法不依人」，假使師父的法義不對，我們就走人，不用依依不捨的留戀下來，因為他是在誤導我們法身慧命的修證；我們對他迷上一輩子，結果所學的竟是常見、斷見外道法，終究不能解脫，也不能發起般若實相的智慧，這樣迷上一生，又有什麼用？這並不是說學佛者得要無情，而是說所學之法如有不對，就應該重新尋找真正的善知識來修學，原來的師徒情份可以保持不變，但是學法的對象卻應該趕快改變。我們不是會常教自己的孩子：「要學有用的，如果學到不對的就要趕快回頭。」不是這樣子嗎？我們自己也應該如此：學到真正的了義正法時，才有機會證悟明心；當我們證悟以後，再回來與自己的師父深結善法緣，這才是真有情、才是大慈悲。祈願真求大乘證道之佛子們能早日證得菩提，進入內門修學一切種智，證得無生法忍。今以敘述此書的緣起，代替序文。

末學 正枝 謹序 二〇〇五年季夏於正覺講堂

〔編案：下一期起將連載正枝居士的《學佛的覺醒》〕



「導師」 之真實義

(三之一)

—正禮—

佛教中的名相，有一定的實際意涵，就如同不同領域中的專用術語一般，皆有其一定的定義，不可以混淆，即使是稱號的名相亦然。但是世間行業中皆強調自我行銷，往往使用超乎實際的職銜，以獲取他人的重視；或者過度推崇他人，以獲取好感，這是世間法中無可厚非的演變。然而，如此的世間俗情也逐漸帶入佛教中，而令佛法中的名相意涵混淆不清，例如「法王」、「活佛」等等，皆是別教修行之究竟位——佛果之稱謂，如今卻成為世間外道凡夫，不知佛法內涵之種種誇示混稱，猶如魚目混充真珠。本文將針對佛教中「導師」之稱號略為界定其真實意涵。

唯佛菩薩為眾生導師

世間法中有種種導師，例如，國中國小學校班級中設有導師，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也」，開啟童蒙，培養學生優良品德，學習課業，解答人生及學業種種疑惑，令學童未來能夠在社會上安身立命，造福社會國家。導遊於正路者，古時亦稱導師，對於某一境地曾經遊歷，可以安全帶領遊人，輕鬆直捷

親歷勝境，不入於歧路，不於途中發生困頓、入於險境。因此，導師能為學人或者旅人帶來利益，提昇人格品德，增廣知識能力，不入歧途、不陷險境，故獲得學人與旅人尊稱為「導師」。

佛教中之「導師」稱號雖與世間相同，卻是有其特別的定義與意義，學佛人應該知道而不應將之混淆而用。佛教中的導師即是指諸佛菩薩，不是聲聞緣覺等二乘人中之有學位或無學位能夠稱為導師，至於附佛外道之修行人或者一般的凡夫俗子，更是沒有資格稱為導師。《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

若佛菩薩不出現世間，眾生無導師。

諸佛菩薩是世間六道眾生之導師，若是諸佛菩薩不出現於世間時，世間的一切眾生便無成佛的導師，即使聲聞種姓及緣覺種姓二乘人出現於世間，皆不能成為世間眾生之導師。略述其原因有六：一、菩薩法道廣大深邃，二乘法道狹小淺薄；二、菩薩得沙門果亦得佛果，二乘唯得沙門果不得佛果；三、菩薩得如實智，二乘不得如實智；四、菩薩有大方便力，二乘人無大方便力；五、菩薩利益一切有情，二乘人無法利益一切有情；六、菩薩住持佛教於世間，世世不入無餘涅槃，但二乘人捨壽必入無餘涅槃，不能永遠住持佛教於世間。僅分述如下：

一、菩薩法道智慧廣大深邃，二乘法道智慧狹小淺薄：

聲聞緣覺二乘人依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法及緣生法等生滅法，現量觀察蘊處界等法之苦、空、無常、變異之虛妄性，信受佛語：「滅除對三界中蘊處界之貪愛後，入於寂滅之無餘涅槃，能究竟苦邊，永遠不再淪墮於三界生死中」，因而

厭離蘊處界等五蘊身心，取證沙門四果，對於法界實相之親證，則完全無法觸及。這是由於二乘人的智慧狹小，不能正解世尊對於法界實相之開示，故對於智慧狹小之二乘人或凡夫，往往置答其所問。例如《雜阿含經》卷三十四第九百六十一經，婆蹉種比丘問世尊：「為有我耶？」世尊默然不答，如此三次，世尊皆不回答，婆蹉種比丘只好離去。阿難尊者見到此種情形，與世尊一向循循善誘之開示不同，便請問世尊緣由。世尊回答的經文如下：

佛告阿難：「我若答言『有我』，則增彼先來邪見；若答言『無我』，彼先癡惑，豈不更增癡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語譯如下：【佛告訴阿難：「對於婆蹉種的問題，我若是回答說『有我』，則會增加他原來將蘊處界生滅法中之某一法，當成是真實常住我之邪見；若是我回答說『無我』，那他原先認為『蘊處界有真實我』的愚癡煩惱，豈不是又更增加嗎？那麼先前他認為說『蘊處界有真實我』，現在因為說『無我』而又變成斷滅法。若先前認為蘊處界有『真實我』，叫做『常見』，現在又將『無我』認知為佛法中無有本識之『真實我』，則蘊處界法滅盡後，變成了斷滅，就叫作『斷見』。如來離開『常見』與『斷見』二邊，站在實證本識之中道性的立場來說佛法，也就是說：『由於如來藏的功能性，有蘊處界的功能種子存在於

如來藏，因為這樣的緣故，而有蘊處界；有前一支的緣生法生起的緣故，導致後一支緣生法接著生起。就是：由於有『無明』支緣生法而有『行』支緣生法等等，成為流轉門，乃至依於還滅門，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最後能夠滅除。』】

從上述 世尊答覆阿難尊者，可以知道：婆蹉種比丘只相信蘊處界生滅法，不相信外於蘊處界法，有本識如來藏存在。因此，其知見不是將蘊處界法當做「真實我」而落入常見，就是錯認蘊處界法滅盡後，無有一法存在而落入斷見。婆蹉種比丘無法正確的了知，世尊是站在親證如來藏本識之中道性的立場而說法，因此，對於智慧狹小的聲聞比丘，世尊不予開示如來藏的勝妙法，何況是外道凡夫而請問實相法義，當然應予置答。

對於聲聞比丘，世尊只以蘊處界法教導之，令其觀察蘊處界諸法的生滅、無常、變易之虛妄性，蘊處界法中無有一法是「真實我」，因而厭離蘊處界法，乃至將蘊處界法因緣和合而成之「虛妄我」視為眾苦之根源，唯有徹底否定「虛妄我」之存在價值並滅除之，方能解脫於三界生死流轉之苦；並且相信佛語無餘涅槃非是斷滅境界，而唯有無餘涅槃的本際是寂滅而真實，是常住不變的，可以永遠離開生死流轉而得到究竟的寂滅之樂。聲聞比丘由於畏懼「虛妄我」之存在而流轉生死，不願再有來生之「虛妄我」導致不可預知之苦果，因此，急求滅除「虛妄我」而入無餘涅槃。由於聲聞緣覺二乘人斷除蘊處界現行之煩惱，不斷煩惱習氣，只觀察屬於生滅法的蘊處界法，無法探究屬於不生不滅法的法界實相，故說二乘法道狹小

淺薄。

菩薩於世尊所說「我」與「無我」不產生錯誤的見解。世尊所說「無我」者，意謂：於蘊處界及器世間等生滅法中，無有不生不滅之法性可得，蘊處界及緣生法等等諸法皆是眾緣和合而生之生滅法，既是眾緣和合而生，必然可知蘊處界等生滅法皆是緣起性空之法，空無自性，無有一法可以稱為常、恆、不變易之「我」。然而，一切諸法皆是空無自性，則空無自性之無我法，如何可以自行生起而不斷地生、住、異、滅循環不已？必然應有不生不滅之「法性」一切時常住，令一切諸法運行不斷，令十二支緣生法循環不已，此「法性」即是一切外道所尋覓而不可得之「真實我」。因此，「我」與「無我」皆是假名，菩薩不墮一切假名中，如實知見世尊真實意旨，不墮想像、猜測之中。例如《雜阿含經》卷十第二百六十四經：

爾時，世尊手執小土搏，告彼比丘言：「汝見我手中土搏不？」比丘白佛：「已見。世尊！」「比丘！如是少土，『我』不可得；若『我』可得者，則是常、恆、不變易、正住法。」

語譯如下：【這個時候，世尊手拿著小土團，告訴那個比丘說：「你看到我手中的土團嗎？」比丘回答世尊說：「我已經看到了。世尊！」世尊說：「比丘啊！蘊處界等生滅法，就像眼前所見這麼少的土，在這麼少的土中，『我』是不可得的；若是有一個『我』可得的話，一定是常、恆、不變易、永遠現前住持世間的法。」】

菩薩正解 世尊所說，於人間之蘊處界法及緣生法，只是如來藏所變現的諸法之一，尚有地獄、餓鬼、畜生、天等諸趣法界之三界法，亦皆是如來藏之所變現。因此，世尊手中代表此世人趣的小土團，相對於過去現在未來三界諸趣的大地土而言，只是極少分之法而已；此意是說，如此極少分而生滅不已的蘊處界及緣生法，必然不可能找到常、恆、不變易的「我」，故蘊處界及緣生法，無有一法可以稱為「我」，假名「無我」。然而，三界五趣一一趣之蘊處界法，得以出生、暫住、變易，最後消滅，下一世又再出生，循環不已，亦將壞滅，必然有貫通過去現在未來諸趣的常、恆、不變易、一切時正住之本住法，令一切諸法生住異滅循環不已。此常、恆、不變易、正住之法，即是一切眾生尋覓而不可得之「我」，假名為「我」——如來藏。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不是蘊處界所攝，是出生蘊處界的法；祂不於六塵萬法起分別，亦不自知我，是「無我性」。但是，眾生依覺知心之自我了別，虛妄顛倒的以為覺知心是常、恆、不變易的「真實我」，故世尊隨順眾生之用語，假名「無我性」之如來藏為「我」。

菩薩除了能夠正解「我」與「無我」之真實義外，於世尊手執小土團說法之指示中，如實正知蘊處界法皆是緣起性空之法，虛幻不實，並現量親證世尊所指示之法界實相——如來藏「我」——之所在，現前證知如來藏之實際，即是二乘人所入無餘依涅槃之本際。菩薩與二乘人同樣現量觀察蘊處界法及緣生法，皆是苦、空、無常、變異之虛妄法，確認蘊處界法皆是因緣和合，無有一法為真實我，而一切貪瞋癡等染污法皆

是意識覺知心對蘊處界等法之貪著所作，所作的觀行都只是在世俗有為法的蘊處界範圍中。然而，菩薩卻有不共二乘人之處，進而觀察蘊處界的來處，了知確實是從如來藏本識中出生的；如來藏對蘊處界法一向不貪著亦不厭棄，永遠處於遠離六塵貪厭之自住境界而如如不動，顯現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菩薩現量觀察如來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清淨性，觀察如來藏貫通三世，出生色法及七轉識，含攝三界五趣一切諸法，如來藏是一切眾生自身流轉生死之本體，因而逐漸轉依如來藏之清淨性，這是二乘聖人所不能知的，所以說菩薩法道智慧廣大深邃。

菩薩依現觀如來藏之智慧，逐漸依據方廣唯識諸經所說，如實正知如來藏具足種種「法性」，例如：如來藏具足七種「性自性」，故令蘊處界諸法得以生住異滅、循環不已；菩薩亦了知如來藏之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等實相妙法，逐漸轉依如來藏種種清淨之自性，依無生法忍現觀如來藏一切法性所顯之種種自心現量而地地增上，乃至究竟成佛。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二：

三僧祇劫具修諸度，八萬四千波羅蜜行，越生死流，方至菩提大安樂處。不如趣向二乘道果，三生、百劫修集資糧，斷生死因，證涅槃果。

菩薩法道必須親證法界實相，破無始無明塵沙惑，然而究竟了知法界實相，斷盡煩惱之現行與習氣，斷盡塵沙無明的上煩惱，需經三大無量數劫，由此可知菩薩法道之廣大深邃；相較於二乘法道，只須斷除三界見思惑之現行，慢者百劫修集資

糧，快者三生修集資糧即可成辦。由此可知，二乘法道相較於菩薩法道確實狹小淺薄，菩薩法道相對於二乘法道確實廣大深邃。菩薩法道含攝二乘法道對於蘊處界苦、空、無常、無我之世俗諦現觀，然而菩薩法道中對涅槃本際之現觀，則非二乘人之所能知；二乘阿羅漢雖現證有餘依涅槃，然而對於無餘涅槃之境界，無法於捨壽前現量觀察，捨壽後入無餘涅槃，由於蘊處界一切法皆已滅盡，故亦無覺知心得以現觀。因此，菩薩現觀涅槃本際之般若智慧，以及由般若智慧所發起之種智智慧，皆不共於二乘。二乘人無法正解法界實相，不能指示一切發起大心欲了知法界實相之眾生，故智慧狹小淺薄之二乘人不能成為世間眾生的導師；菩薩親證二乘法，親自證驗二乘人所親證蘊處界之虛妄性，可以指示二乘種姓之人，同時亦可指示大乘種姓之人，親證法界實相，故菩薩能成為世間眾生的導師。

二、菩薩得沙門果亦分得佛果，二乘唯得沙門果不得佛果：

菩薩有現出家相菩薩及在家相菩薩，不論示現何種身相，皆可證大菩提果，例如：地藏王菩薩現出家相，文殊師利菩薩及普賢、觀音、勢至、維摩詰、彌勒諸大菩薩皆現在家相（佛世時彌勒菩薩示現出家相，現在於兜率天現在家相），但皆是等覺菩薩，皆是勝義僧。聲聞亦有現出家相聲聞及在家相聲聞的聖人，不論示現何種身相，皆可證解脫果，無有差別。從表相而言，出家相中有菩薩、有聲聞，在家相中亦有菩薩、有聲聞，主要差異在於出家相與在家相，所居環境不同，於道業精進上，善因緣與惡因緣多寡有所不同而已，同一種姓，不論其表相，於果證上皆相同。例如：出家比丘得證聲聞極果，在家優

婆塞亦得證聲聞極果阿羅漢，《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三百零二經記載（《經集部》中有相對應之別譯經典《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所載皆同）：

「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律，辭去不久，為護犢，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世尊！彼生何趣？何處受生？彼何所得？」佛告諸比丘：「彼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涅槃。汝等當往供養其身。」

上述舉證的經典，由世尊親口證明優婆塞阿支羅迦葉能夠證得聲聞極果阿羅漢，故能於捨壽後入無餘涅槃，一切聲聞弟子都要前往供養其身，比丘之所不免。由此可見，聲聞人不論在家或者出家，皆可證得聲聞極果，亦可見：證果不在示現之出家在家表相，而在於法道上的真修實證。至於菩薩與聲聞之差別，更不在於表相是否出家與在家，而在於心性上。聲聞種姓者求急入無餘涅槃，即便是不出家而現在家的身分，仍然屬於聲聞種姓，例如上舉阿支羅迦葉優婆塞急入無餘涅槃，即是聲聞種姓。菩薩種姓者不入無餘涅槃，例如大願地藏王菩薩示現出家相而永不入無餘涅槃，誓願度盡地獄眾生，即是菩薩種姓。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五：

云何名勝義僧？謂佛世尊；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其德尊高於一切法得自在者；若獨勝覺；若阿羅漢，若不還，若一來，若預流，如是七種補特伽羅，勝義僧攝。若諸

有情帶在家相，不剃鬚髮，不服袈裟，雖不得受一切出家別解脫戒、一切羯磨、布薩、自恣悉皆遮遣，而有聖法得聖果故，勝義僧攝，是名勝義僧。

經中列舉七種勝義僧：佛、菩薩、獨覺、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一切眾生及佛弟子皆清楚知道佛、獨覺、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皆是勝義僧，然而對於菩薩，尤其是現在家相之菩薩，是否為勝義僧，常有懷疑，故世尊特別說明，「有聖法得聖果」之菩薩，也是勝義僧。世尊於經中不說明其餘六種補特伽羅屬於勝義僧的道理，特別說明現在家相之菩薩亦是勝義菩薩僧的道理，菩薩現在家相以大乘菩薩戒為正解脫戒，不受出家別解脫戒之羯磨法、布薩誦戒、恣意舉犯等等之法，但因為有殊勝的大乘聖法，而且證得殊勝的聖果，所以也是屬於勝義僧所含攝。什麼是菩薩的聖法及聖果？《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百三十一：

由有菩薩摩訶薩故，便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由有菩薩摩訶薩故，便有如來應正等覺，轉妙法輪度無量眾。諸菩薩摩訶薩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就。

菩薩依於親證法界實相的殊勝聖法，因而除了可以證得初果乃至阿羅漢等沙門解脫果之外，尚且可以現觀如來藏在一切有情身上之運作，而此現觀乃是一切二乘聖人及三界凡夫所不能現觀之智慧。若有菩薩於世間住持佛法，便會有二乘人可以修出離法，因為菩薩可以同時宣揚二乘解脫道法義，以度二乘種姓者，而且菩薩亦可以度諸大心的眾生入法界實相法中，乃至成

就種智之法，因此，菩薩所修之法相對於二乘人所修，是為殊勝聖法；相對於二乘聖人只證沙門解脫果，菩薩除了親證沙門解脫果外，亦同時親證般若智慧及種智智慧所成就之佛菩提果，故稱為殊勝聖果。菩薩依此現觀法界實相之智慧，歷經三大無量數劫的努力修行，終能證得佛果，非是二乘人之所得，故亦名殊勝聖法及聖果。故說菩薩非僅得二乘沙門果，亦得大乘佛菩提果，令三乘教法具足圓滿，故菩薩能做眾生導師。

反觀二乘人，證得聲聞初果而斷我見，可以七次人天往返而解脫三界之繫縛；若是決定不迴心修學大乘法求取佛果時，必入無餘涅槃，不再探求法界實相。同理，二乘之二果乃至四果阿羅漢，若不迴心大乘法道求取佛果，則必然入無餘涅槃，不再探求法界實相。菩薩卻能世世住世，永不入滅，所以能以所證佛菩提果來廣利眾生。因此，二乘人唯得沙門果，不得佛菩提果，不能利益於大心菩薩，不能做眾生導師。

三、菩薩得如實智，二乘不得如實智：

二乘人現觀蘊處界諸法虛妄不實，是眾苦之根源，故滅盡蘊處界諸法，入無餘涅槃。然而對於一切有情之蘊處界諸法，如何能夠生起，生起的根源為何，則因智慧淺狹而不能起心探究。因此，二乘人對於蘊處界諸法的體性，唯能了知諸法緣起性空之虛妄性，不能知解蘊處界諸法之如實性。菩薩則依大乘禪法，現觀蘊處界諸法虛妄不實，起心探究諸法虛妄不實、空無自性，而空無自性之法如何可以生滅不已？必然有一實相之法不生不滅，作為蘊處界諸法之所依，而令諸法能夠生滅不已，令一切眾生於三界中生死流轉不已。

菩薩親證法界實相如來藏心之後，則能現觀不生不滅之如來藏心，與生滅不已之蘊處界諸法和合運作；蘊處界諸法空無自性而能生滅不已，其實皆是如來藏功能性之所顯現，因此蘊處界諸法其實皆是附屬於如來藏而存在，蘊處界諸法不能離開如來藏而存在，所以蘊處界諸法之真實體性，其實是如來藏種種功能體性所顯示，是如來藏之種種功能體性所含攝，從而可以由觀察蘊處界諸法之種種法相，了知如來藏之種種功能體性。如此證知蘊處界諸法之體性，方謂正知蘊處界諸法之如實性，因為如實正知蘊處界諸法之虛妄性及如實性，是謂菩薩所證不共二乘之如實智。《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六：

復次佛得如實智名，於一切法相如實了故。二乘知法不盡原底，兼有所不周，是以不得稱如實智，以是種種義故，二乘不得稱佛。

成佛是菩薩法道之極果，佛陀能夠究竟如實了知一切法之法相皆是如來藏之功能顯現，因此獲得究竟如實智，於生滅性之諸法與不生不滅之如來藏都如實了知，菩薩則少分、多分證得諸佛的如實智。然而，二乘人只能現觀生滅性之蘊處界等諸法，不知如來藏在於何處，不能現觀不生不滅之法界實相，故不能探討諸法的究竟根源，也不能完整的涵蓋不生不滅法及生滅法之種種法性，因此不得如實智。因此，二乘人無有如實智，不能成為眾生之導師，唯有諸佛菩薩有如實智，才能稱為眾生之導師。

四、菩薩有大方便力，二乘人無大方便力：

二乘人僅能觀察蘊處界諸法的虛妄，因此對於意識心「虛妄我」之存在，視為流轉生死之苦因；他們唯有斷除意識心及蘊處界諸法，灰身泯智以後才能得到涅槃的寂滅之樂。因此，二乘人之法道必然要往滅盡蘊處界「我」而入無餘涅槃的方向前進，若是二乘阿羅漢對於眾生尚能生起一絲絲悲心，尚能生起一絲絲探求法界實相之心，便是重新生起一絲極微細思惑而退回三果或四果向，則又會於三界中流轉生死，不能究竟苦邊。

菩薩與二乘人不同。菩薩於證得不生不滅的如來藏後，現觀蘊處界諸法的虛妄性，如實了知意識覺知心的虛妄性，同時也現觀如來藏之真實性，並且了知意識心的現起是如來藏種子之流注，即使滅盡意識心，尚有如來藏執持意識心種子，即使滅盡蘊處界諸法，如來藏仍然執藏著蘊處界諸法的種子，而如來藏及所執藏的種子，是永不壞滅的，法界中無有一法可以破壞如來藏及其無漏有為法一切種子。由於菩薩現觀蘊處界的虛妄，又現觀如來藏之真實，而蘊處界諸法雖然虛妄，從如來藏來觀察蘊處界諸法，蘊處界諸法依於如來藏之功能性而出生，實際上也是永不壞滅的，二乘人入無餘涅槃，只是滅除如來藏出生蘊處界諸法的藉緣而已，令如來藏暫時因為緣闕而不出生蘊處界諸法，其實如來藏出生蘊處界諸法的功能性仍然絲毫不壞不滅，所以如來藏心體永不壞滅，如來藏是眾生自己流轉三界生死的本體。由此，菩薩認知到：唯有究竟清淨如來藏所含藏的善惡貪厭種子，才是究竟的解脫生死。

因此，菩薩便轉依如來藏之清淨性——永不於六塵萬法起貪染心——生起大方便力，與二乘人同樣了知蘊處界的虛妄，

逐漸修除覺知心種種染污心行之現行，並且滅除二乘人急入無餘涅槃而無法滅除的習氣，但是與二乘人不同，不滅除蘊處界諸法中之無漏有為法，不入無餘涅槃。因為，菩薩了知蘊處界諸法乃是如來藏功能性的顯現，因此藉由蘊處界諸法的生起，探究如來藏的種種功能差別，產生了無量的方便力。由於菩薩具有如此的大方便力，故賢聖菩薩可以如同二乘人一樣逐漸斷除見、思二惑，但是菩薩卻能滅除涅槃貪，永遠不入無餘涅槃，乃至八地菩薩如同阿羅漢一樣究竟斷除見、思二惑，八地菩薩有大方便力可以不入無餘涅槃，繼續修學一切種智而成佛道，而二乘阿羅漢無有方便，於斷盡見、思二惑必入無餘涅槃。

由於二乘聲聞緣覺無有方便力，現觀蘊處界虛妄，信受佛語了知唯有涅槃真實，必急入無餘涅槃，於無餘涅槃位中，無知無覺，無法利益眾生，不知可以生起悲願的力量而以種智方便，滅除見、思惑以後繼續常住於人間，廣利有情，故二乘人不能成為眾生之導師；大乘菩薩有大方便力，同時現觀諸法虛妄與如來藏真實不滅，故轉依如來藏常住世間廣利眾生，故能成為眾生之導師。

五、菩薩利益一切有情，二乘人無法利益一切有情：

二乘人急入無餘涅槃，二乘初果人七次人天往返便入無餘涅槃，二果人一來，三果人不來，四果阿羅漢現生取證無餘涅槃，所以二乘人從證初果到入無餘涅槃，最多七生之中，所能利益的眾生極為有限。特別是二乘人修遠離行，要遠離五欲及眾生，故多現出家相遠離世俗生活，因此救度眾生只是隨緣而作。再者，二乘人滅盡十八界，入無餘涅槃後，無知無覺，不

知有眾生祈求加被之事，於一切法皆無所知，於一切事皆無所能為，所以二乘人利益有情極為有限，無法利益一切有情。

菩薩則因大悲心之願力所持，不論示現出家相或者在家相，於三界中生生世世皆以四攝法救助眾生。即使如同二乘人一般，逐漸斷除三界生死煩惱之見、思二惑，然而菩薩斷除三界生死煩惱所修之遠離行乃是心遠離而身不遠離，仍然以五蘊身常住世間永不遠離眾生，乃至三大無量數劫修行成佛，亦不遠離眾生。菩薩成佛之後，更不捨悲願，盡未來際無有窮時而利益眾生，因此菩薩從初發心起，乃至成佛後，利益眾生無有停止之時，利益眾生無量無邊無有窮盡，故說菩薩能夠利益一切眾生，因為時劫無量無盡。

從所修法道而論，二乘人所修所證皆以蘊處界之生滅諸法為限，不能探究法界實相之不生不滅法。因此，聲聞人只能利益聲聞人，不能利益緣覺人，因為智慧不如緣覺人；緣覺人可以利益聲聞人，亦可以利益緣覺人，但是對於菩薩種姓學人欲探求法界實相，則無法利益，因為所修的法道與智慧不能相應於法界實相之法。菩薩則可以利益聲聞、緣覺及菩薩，一切根性皆可利益無有限制。乃至世俗凡夫求於世間法諸善巧者，由於二乘人修遠離行，於世間法無有善巧，故不能利益世間凡夫之所求而攝受之，菩薩則以四攝法，與一切凡夫同事、利行，並以財物、愛語布施一切凡夫，乃至凡夫求於世間諸善巧法，菩薩亦能具足五明而滿足一切凡夫眾生之所求，並且巧設方便，接引一切凡夫眾生入於佛法之中。因此，二乘人不能常住世間，不能具足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巧之法，故不能成為眾生之

導師；唯有菩薩常住世間，具足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巧之法，乃能成為眾生之導師。

六、菩薩住持佛教於世間，二乘人不能住持佛教於世間：

當二乘人急入無餘涅槃後，於無餘涅槃中，無知無覺無所能作，乃至有眾生祈求已入涅槃之阿羅漢慈悲加祐，乃至祈求入夢開示者，皆不能如願。二乘人於世間修學解脫道，主要是為求自身能夠解脫生死流轉之苦，於世間住持佛教是依於學法而隨緣住持，當其親證解脫果後，一心只求迅速解脫生死之苦，入無餘涅槃，無復關心佛教興衰，對於解脫道是否能久住於人間利益眾生，並不關心。因此，二乘人住持佛教的人數必定迅速減少，特別是五濁惡世之二乘人，由於眾苦逼迫，必然精進求取解脫，急求涅槃，不復迴入五濁惡世住持佛教，故二乘人不能住持佛教。此外，若是由二乘人住持佛教者，必令佛教之法道不能具足三乘之法，必然令佛教之法道不能降伏諸外道見，乃至令佛教迅速殞歿。

菩薩起大慈悲心，不忍見眾生於三界中生死流轉求出不得，故誓願生生世世於三界中攝持眾生出離眾苦，因此生生世世於世間住持佛教，特別是五濁惡世世間，眾苦逼迫，更有大悲菩薩發願長久住持救護眾生，譬如地藏王菩薩誓願於地獄中，救護一切極惡眾生出離地獄。因此，唯有菩薩願意不往生天界受種種樂，願意生生世世迴入眾苦世間住持佛教，令一切眾生皆得離苦得樂。因此，由菩薩能住持佛教、住持三乘佛法，可知佛教之建立決非二乘人之所願作、樂作、能作，但佛教之建立必然是菩薩之所願作、樂作及能作。由於菩薩具有般若智

慧，乃至深入般若智慧而發起唯識種智智慧，使得菩薩住持佛教時，能夠令聲聞種姓及緣覺種姓之人能夠依其種姓而得沙門四果之解脫果，乃至菩薩種姓之人能夠證得般若智慧，於未來無量世之修行後，得以成就無上佛菩提果。如此功德，只有菩薩住持佛教才能令三乘法教同時具足，盡度一切眾生種姓，無有遺漏缺憾。由此可見佛教寺院皆以供奉諸佛及等覺菩薩為主，不以供奉聲聞羅漢為主者，即是因為唯有菩薩能夠長久住持三乘佛法於世間，成為一切世間眾生之導師，非諸聲聞緣覺之所能。

由於上述略述之六種原因，可以了知二乘人之心性狹小及其所學法道淺薄，使得二乘人不願、不樂、不能作為一切眾生之導師，唯有諸佛菩薩悲心廣大，智慧深邃，具大方便力，長久住世能夠住持佛教，因此能夠作為眾生之導師。（待續）





六塵境中作主者 必是意根

— 正勤 —

近日由同修會共修學員手中獲得《大乘百法明門論筆記蠡測》一書（作者：高雄文殊講堂之釋法宣），其中部分所述與本會所說法義大不相同，茲引述其中文句如下：第 37 頁謂：「有言能分別者是第六識，而於其中取捨決定者為第七識，例如一時同見茶酒，第六識了別一為清茶、一是白酒，第七識思惟作主以茶代酒、或取酒捨茶，以此證成第七識。然經論中說，第七識內執第八識見分為我，恒以第八識為境。而第六識以六塵一切法為境，既然各有所緣之境，而第七識如何將第六識分別之境加以思惟決定？此只是第六識相應之思、慧等心所於第六同緣之境上，另起思惟抉擇之心所而已，稱不上是第八識之作用，以第六識與第七識所緣之境不同故。」另第 76 頁謂：「有謂第六識分別六塵境界，第七識於中取捨作主，此乃不知第七識之所緣境者。末那識之所緣境為第八識見分，故稱第七內執第八為我，第七識於凡夫位並不在六塵境界中分別作主，分別六塵境者乃第六意識。若說第七識於六塵境中取捨作主，乃是違

背諸識緣境識各有界限，應善了知，不可混濫。」由於上述內容有諸多過失，為免令讀過此書者受其誤導，故提出辨正如下：

意根緣不緣法塵呢？意根三緣生（若加「等無間緣」為四緣生）：第八識、作意、種子；第八識為意根之所依根，且為意根之所緣境。第八識見分依於意根之作意而不斷的於三界及吾人之五陰身中現行，唯待意根轉染成淨自滅時，才不再流注意識與意根種子，使意根隨著意識的滅除而入無餘依涅槃。意根（依於我執無明）亦以第八識見分為所緣境並執為我，即由無始劫來至今恒行不斷，而於正死位中雖無內五塵及其上之法塵相分，仍能以其我執現行之作用而迫使第八識一分一分捨身並流注中有種子而生起中陰。法塵雖非意根之生起緣，然意根與別境慧心所相應，若不緣法塵，則第七識緣第八識（心緣心）之心行與五遍行俱即可，何必與多分的慧心所相應？就如同第八識僅與五遍行俱，即能了別意根之作意與思，而令自心應起之七識心種及許多無漏有為法種子流注。由於意根亦與別境慧心所相應，但其慧心所亦能與六塵境中之法塵同在，也能緣於他心之心行，所緣極為廣泛，非三賢位真悟菩薩所能知之，故不應說意根不緣法塵。是故法宣師所言意根不緣六塵中之法塵，不緣意識所知之法塵者，其言不善，既違聖教，亦違理證。

又經論中云「根境識三和合生觸」，根、境、識三和合，識必觸境；根與境合，根必觸境，無有根與境合而不觸境之理，是故意根觸法塵境已，必能了別其中之粗略法塵，法宣師不可言意根不觸、不知一分法塵境也。即使此處係指內根、內塵，

亦不能違背此理，以觸是根之功能故；而意根是心，不是有色根，故知亦有一分了別慧，非不能了別粗略法塵也，不同於五色根之不能了別五塵境，唯有觸五塵境之作用。若根非有觸塵之用，則如來藏生吾人色身何用？單憑如來藏與七識心就可以生活在人間或欲、色天界了！如是，則生此正報身又將如何受報？阿含部經中佛所言「外六入」，又將如何成立？故根、塵和合必生觸，然非必有識現起；唯若識起，根識必觸同一塵境；故法宣師不應說「**第六識與第七識所緣境不同**」。又經、論中亦云「意、法為緣，生意識」，則眠熟位中法塵必已存在，若意根不能觸緣於五塵上所顯之法塵時，意識必當不能現起，則無眠足後再度醒來之人間事相，皆必一眠以後即告常眠不醒；必須意根能觸五塵上所顯法塵，然後意識方能再度現行而醒來，故法宣師說意根不能觸、或說不能了知少分法塵者，都屬妄說。而意識現起時，三和合成立，意根、意識均必同觸法塵。故應探討《成唯識論》所云「(意根)但緣藏識見分」(參見附註)之真實義，不能依誤會成論後之此語，即說意根僅緣第八識見分不能觸緣法塵，否則非但「六入」中之外六入、內六入等「意入法」不能成立，「意、法為緣生意識」亦將不能成立，成為推翻阿含真正義旨之破法行為；亦將成為毀破唯識經論之謗法行為，將成為「意根不與別境慧相應」，則違大乘經論中處處宣演意根與別境慧相應之聖教，亦違理證上之現觀。又法宣師文中言「**第六識與第七識所緣境不同**」，實乃不知五別境與五遍行心所法等二者所能了別之分際所致，乃是不知唯識正義之人，則其所言確屬蠡測之言，蠡測之言則不可信。

意識能否自起？窺基大師《大乘百法明門論解》云：「言作意者，謂警覺應起心種為性，引心令趣自境為業。」《成唯識論》：「又契經說，若根不壞、境界現前，作意正起，方能生識。餘經復言，若於此作意，即於此了別；若於此了別，即於此作意。是故此二，恒共和合。」故作意正起，為心王起現行之必要條件之一。又《宗鏡錄》卷五十七云：「問：作意為在種位能警心？為在現行能警心？答：在種位能警心。以作意自性明利，雖在種位，若有境至，而能警心、心所種。令生起現。」若依文解義，即言意識於眠熟位中若有境至即能自起，則有過失；六識心於處胎位時，係由意根之作意，從第八識之種子感應相對應之根與塵而生而長養。出胎後當作意在種位時，雖可藉由相對應之根觸境而感應，然若無意根之作意，單靠意識自心之作意心種，並無能判定此境該不該警生心王心所而起現行。若境至之時，單憑意識種子即能自起，無需意根對法塵之判定選擇而起作意，則吾人應無睡眠一事，亦不需意根之恆、審、思量；亦應意識可以離意根之作意而單獨運作或自行醒來，則意識應不以意根為俱有依，經論所說悉皆成謬，則法宣師是否為破壞正法者，應自行思量，決定是否懺悔！阿含中佛說，說法有違佛說而不如實者即是謗佛、謗法之人故。又：眠熟時，意根仍在觸五塵上之法塵境，故意識種子得於後時再度流注而清醒過來，以吾人於眠熟中六根仍不斷的接觸六塵故。又若爾，六識現行後亦當無法滅除自識及六塵境，令入無想定與滅盡定，以意識種子亦應能自行觸六塵故，則無想定與滅盡定之法皆成虛妄，然此實是聖教，並非虛妄法，由

是故說法宣師之說法荒謬不實。故六識非六根觸六塵即可直接起現行，需待意根作意而後令如來藏流注六識種子而出生。而六識未現起前，第八識不分別六塵，故若有境至，唯由意根先觸境後，為欲了別外境（法塵）故起作意，經由第八識之了知意根作意，流注六識種子，才能令相應之六識現行（六識滅時亦須由意根作意）。由作意有警心之功能，亦知八識心王與其遍行心所為俱起，無有先後。由上所述，知意識無能自起，既無能自起，當知不能作主，否則吾人於五無心位中，睡著後必不能醒，乃至入滅盡定中亦不能出，因意識已滅而無作主者故。由上略說諸理，知法宣師之說法，荒謬不實；若加以廣說者，其過無量無邊，轉轉歷述而不可盡，有智之人切勿妄信，免障道業，亦避轉述而成破法之業。

又吾人於有漏位中，意根「內執第八識見分為我」，將第八識之體性據為己有、執為我用，恆令第八識各類種子流注如瀑流。如同吾人貪著錢財，係因其用途廣大，若錢財不能為我所用，吾人何故苦苦守住錢財不放？故意根內執第八識見分為我，其目的可知。又第八識見分必能了意根心行，才能使第八識現起無量無邊之功德性而為意根所用，既是由意根所作，當知意根方是作主者。而六識心由第八識生，其了境之功能仍應攝歸為第八識體性之一部分，當為意根所用，才能令六識心之識種流注，而於六塵境上起現行與了別。若六識心不能自起，又不為意根所用，當不能於六塵境中現行。若意識不為意根所用，由於意根並不能了別業種，亦不能了別身根狀況，當不能於壽命已盡時，迫使第八識捨身而生起中陰。意識既為他用，

當不能作主，故六塵境中作主者唯是意根。亦如有人出家後，明知貪著錢財、女色等事必障己道，而於錢財、女色現前時，意識不斷抗拒之下，意根終究決定貪著領受，意識之理智思惟仍不能抗拒，由此最淺顯事實，證明意識非作主者，只是由意根用來分別六塵，然後由意根於六塵上廣作取捨，故意識不能作主，作主者是意根，故知法宣師所說成謬。

意根能否了別意識所分別之境？吾人於眠熟位中，五根仍不斷的接觸外五塵，再由第八識如實於五勝義根中變現內五塵及顯示其上之法塵，五塵存在時必定同時顯示法塵，故說意根必觸五塵而只能領受其上所顯之粗略法塵；若意根不緣於五塵時又如何能領受五塵上所顯之法塵？此微細現觀之理，絕非法宣師所能稍知，是故妄說意根不緣意識境；事實上是不能了知意識所緣六塵細法，而非不緣意識所緣境。意識既然無能自起，若意根不欲了別法塵，則無欲使意識現起之作意存在，意識決不會現行。又意根不與定心所相應，不能專注一境故遍緣一切法，其慧心所又無勝解與念、定心所為其增上，故了別法塵之能力微劣（僅能了別法塵之變動）。故意根（含其心所法）緣於六塵時只能了知其中粗略之法塵，眠熟位意根緣於五塵上之法塵時，當於法塵境思量應取應捨；若決定取，然因不能完全了別故，當作意令意識（前五識或一或二或俱）現行，於其所取之法塵境上作較細了別。意識了別已，意根當思量意識所了之境（含意識之分析利弊得失），而決定其後之身口意行。若非意根了別法塵之能力微劣，則應意根自行了別即可，又何必令意識及他識俱行而對同一境作了別？由此可知意根亦能了別法塵。若無意

根了別法塵之能力，又如何能在眠熟中途遇大事時即能令意識提前醒來？已滅之意識既已不在，種子亦非現行識，不能作了別，又如何能起作意而醒來？意識只餘種子而無現行識時，不具有作意故。又若意根不能了別意識所分別之境，並依據意識之了別而加以決定，則意根能令意識現行之經論聖教豈非戲論？又法宣師認為意根不能了知意識所思維之結論與內容，則意識之思惟與分別當知皆不與意根有關聯，則眾生五陰中應有二有情，成為意根自行審思諸事應不應作，意識亦自行思惟、自行決定，將成為一切有情都不能使八識心王和合運作，將成為各自思量、各自運作之人格分裂者，故法宣師之說法處處過失，罄竹難書。又，依法宣師所說者，謂意根不能了別意識所了別境界，則應意根能自行了別六塵境，否則法宣師其人即無可能生存於人間，其說法是否有理？有智之人明之。若則意根確實能自行了別六塵境全部，又何需六識來助其了別六塵境？則人間有情只需有七、八識存在即可，不需有六識的現行與種子，法宣師於此應自行檢視，不可再作無智之語。

《成唯識論》：「此四〔貪、癡、我見、慢〕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恒成雜染。」意謂有漏位中，意根恆有我見與我執，第八識含藏意根之有漏種子，故受染污，名為擾濁內心。但因六識心為意根所用，故說外轉識恆成雜染。由成論此說正理，故知欲成無漏，當由意根下手。而吾人之意識依於正知正見，能於六塵境中反觀自己的過失，然意根在一切種智中說為如刀不自割，說祂於六塵境中不能反觀自己的存在，即無法反觀自己的心行，當然無法修除自己的邪執與煩惱，故意根在修

行過程中，必須事事倚賴意識心之思惟與觀行；若如法宣師所說「意根不能了別意識之心行」，意識又將如何說服意根斷我見、修除我執？若法宣師倡言意根能自我修除俱生我見與俱生我執，然意根既無法反觀自己之心行，慧心所極狹劣而不知自己的過失，當如何修除此等煩惱？若不知自己的存在、亦不知自己之過失，而言能自修除，則所有凡夫皆當早已修除，何故無始劫來至今仍未修除？故知意根必能了知意識之心行，故法宣師所說無有正理。若言意識斷我見我執時，意根之我見我執亦自斷，非必由意識說服意根，則違事修與理證，亦違凡夫位意根令意識成染之理。若爾，吾人於捨壽時，意識已滅，應可即入無餘依涅槃，當無中陰之繼續生起及六道輪迴之說。又若爾，意識斷我見、我執已，意根不知亦不受意識之現觀與思惟，則應阿羅漢之解脫果永無實證之可能。又意根不能了知意識之觀行與思惟，則意識之修學佛法及熏習世間法，即成無義，意根皆不知而能配合意識故，則法宣師每年於文殊講堂法會唱誦時，則必須極專注的依靠意識的記憶來唱誦，而不是由意根主動喚起以前意識熏習的種子就直接唱誦出來，所以法宣師說意根不知意識所緣境的說法，與其自身主持唱誦之不必意識極專注的事實相違，故其所說與自身所行相違。又意根既不知意識所緣境，則世世意識熏習雜染有漏時，意根應仍無所熏染，不知意識所緣境而不曾改變故，則於無想天中，意識滅已，意根應成無漏，應即於無想天中或無想定中入涅槃。然事實上意根於無想天中恒起我見、我執，不能入涅槃，故知法宣師所說意根不緣於意識所緣智慧境界，是謬說。又，意根必定能緣、

能領受意識所緣境，故由意識觀行而斷我見、我執已，能影響意根，使意根被意識所緣的智慧境界不斷熏習而斷我見與我執，否則無想位與滅盡位中，意根應無染淨差別。故意根必能了別意識心行及意識之所緣境，而能依於意識之如法修學，乃知自己之我見、我癡、我慢及我貪（愛）才能予以修除，是故法宣師說意根不能緣意識境界，是荒謬說。

又《成唯識論》說：「平等性智相應心品，菩薩見道初現前位，違二執故方得初起。後十地中執未斷故，有漏等位或有間斷；法雲地後，與淨第八相依相續，盡未來際。」《攝大乘論釋》（聖玄奘譯）：「轉染污末那故得平等性智。初現觀時先已證得，於修道位轉復清淨，由此安住無住涅槃。」由論知初地前之見道位時，意根即與平等性智相應；然意根因地初見道位之平等性智，不是由意根修行而得，是由意識修行而得妙觀察智時，意根依意識之妙觀察智而得平等性智。若意根不能了別意識心行，不能緣意識所緣妙觀察智，當無法思量意識之見地，則大乘見道時意根不能依意識而轉，當無平等性智，修道位中亦無法地地增上。故意根必能了別意識心行，否則修行全成戲論，意根將永遠無法轉染成淨、轉識成智，故知法宣師所說極不如法，為是謬說。

意根不能緣於意識之所緣境？法宣師此說是否正確？由以上略說之理，可以證實其說虛謬，極不如理。若依種智之理，一一細說之，亦可謂罄竹難書也，不再細論之。法宣師如何說法，本與吾人無關，但因其指涉本會所說正法為非法，故應加以辨正，以遮止初悟之學人被其所惑而轉生障道因緣。

綜合以上所述，當知意識無能自起，且為意根所用，故不能作主。而意根雖不能直接了別六塵境之全部，卻能了別六識所分別之境，故能於六塵境中取捨作主。故不能僅依「末那識之所緣境為第八識見分」，即說意根不能於六塵境中取捨作主。應遵 佛之告誡「依義不依語」，否則即會引生諸多過失。復次，末那識緣於第八識見分之理，亦非法宣師所能知之。今者法宣師緣於數年前 平實導師特別加恩而容其參加禪三，得以悟證如來藏，不曾悟後受學總相智、別相智以及種智，數年以來不曾言謝，如今反受蠱惑，妄謗本會正法為非，豈僅是不知感恩圖報之人；並企圖以極粗淺之總相智慧，妄評本會勝妙之法，如今遭逢法義辨正，自取其辱，應當深知自身之鹵莽，不應見怪任何人。

附 註：

- 1、《成唯識論》：「應知此意但緣藏識見分，非餘。彼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一故，恒與諸法為所依故。」窺基大師於《成唯識論述記》中之註解如下：「但緣見分，非餘相分、種子、心所。所以者何？唯識見分，無始時來，麤細一類，似常似一。不斷故，似常，簡彼境界，彼色等法皆間斷故。種子亦然，或被損伏，或時永斷故，由此亦遮計餘識為我。似一故，簡心所，心所多法故。」
- 2、「心所有法」——窺基大師：「言心所有法者，具三義故。一恒依心起、二與心相應、三繫屬於心，具此三義名為心所故。」《成唯識論》：「恒依心起，與心相應，繫屬於心，故取心所。如屬我物，立我所名。」即心所為心王

所有，為心王功能差別之一部分，故名「心所有法」。本文所說意根、意識均包含心所而言。又如說意根有「我見與我執」時，因「我見與我執」乃意根之相應心所，亦繫屬於意根，說為意根所有，不違心所三義。若有因此而責難為心王、心所不分，實乃不解「心所」實義所致。



憶佛念佛的 不可思議功德力

(十五天往生淨土之真實例證)

—正尚—



這是一個從發心念佛到往生極樂淨土才短短十五天，但往生前後皆有瑞相呈現的一段真人真事。

我有個姓黃的換帖兄弟家住深坑，他的弟弟現年五十五歲，已在大陸設廠近十年，員工近五百人。為人孝順、幽默、喜釣魚，是釣魚協會成員，並愛喝酒、吸煙、吃飛禽走獸（廣州最多）。

九十三年（二〇〇四年）底黃居士在大陸咳嗽咳出血來，經當地 X 光檢驗，發現肺部有一約 10 元大小的黑色影子，即刻回台到台大徹底檢查，發現全身竟有三種癌：1. 黑色皮膚癌，2. 肺癌，3. 肝癌六公分，引起家族極大震撼，於是留在台灣治療。在他生病後，我勸他：每一個人都會生病，多念佛，佛祖會保佑你。

他來來回回多次進出台大醫院，半年後台大已沒有什麼藥可以幫助他了。後來轉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來回和信醫院幾次化療，於九十四年（二〇〇五年）八月初再度入院時，醫生判

定只剩兩個星期的壽命。他也大概知道這次是最後一次住院了，家屬同時也簽下放棄急救的同意書（因為急救並沒有任何意義）。折騰了約一個月，因為太痛苦，有一次醒來對他太太說：「我為什麼還沒有死？」

我與內人去看他時，怕他起煩惱，只是偶爾一、兩次問他有沒有念佛（他知道我有在上課，但只知道是學阿彌陀佛的課）。我太太在旁邊補上一句話，他去上課都有幫你報名迴向喔！他倆都很真誠的感謝。

據我的經驗，迴向的力量（功德力）很大，也是契入使他臨命終能回心念佛的重要因緣，連神明也都來幫忙。自從他生病一直到往生，在週五上課時我都有幫他報名迴向，且每日我在早晚拜佛憶佛功德總迴向時，都會加上他的名字；我的迴向是：願以今日（夜）憶佛、拜佛之功德迴向佛弟子黃○○與諸冤親債主，解冤釋結，色身康泰，修學佛法、歸命三寶、早證菩提。

往生前的十五天他突然問我：「要如何念佛才正確？阿彌陀佛的聖像我又沒有看過，要怎麼念？」我嚇了一跳，他太太感動的都哭了。原來他有一位朋友的太太會通靈，來看他並安慰說：「王爺、媽祖、上帝公、帝君、菩薩都在旁邊保佑你。你要學念佛，念佛很好！」無意中和我講的一樣，可是黃居士當時已無法說很多話了，疼痛得很厲害，嗎啡藥劑一按，又睡著了。

他未開始念佛前，昏睡中手還會作穿魚線的動作，甚至臉

上還有釣魚的表情；有一次突然醒來，他姪女問他釣到什麼？答說釣到一條鱉；又有時在夢中驚醒，家屬都不知該如何幫他。我告訴他太太，曾有法師開示：「臨命終人，冥冥遊神無期而至，他的冤親債主都在陪他玩，看欠誰多，誰就先搶去！」在他念佛後，這現象就漸漸消失了。

隔日我請了西方三聖的聖像與他結緣，並教他憶佛、念佛（此時口已經不太靈光了）的方法，告知要如同想念父母或孩子外出的心境來想佛，佛菩薩是盡虛空遍法界的，當你想佛時同時感應 佛護念你，口能唸就唸，不能唸就用憶的，「簡單嗎？」他點點頭，又睡著了。

他的口部肌肉在往生的前一兩天已很僵硬，只能微微的動，隨著旁人及唸佛機唸佛。我深刻的體會，對於一個只剩十五天壽命，大多時間都是昏沉的，又在極痛苦的情況下剛學念佛的人來說，此時若沒有學會憶佛的功夫（因為已經快要唸不出來），肯定會很著急的。（多數不可能像電影劇情中，一個快往生的人還可以講很多話；尤其在快要斷氣前，更不容易說話。）

有次我在他醒後，指著西方三聖像告訴他：「只有這三尊用蓮花來接引你才能去，不論你的親朋好友、神明來接都不可以跟他們去喔！」他點點頭。「到極樂世界是去修行學佛法（成佛的方法），要發願再回來度有緣眾生，你可願意？」他又點頭。我再度鼓勵他：「這是責任，不是去享福，你肯嗎？」他也允諾了！我再一一告訴他：「佛、菩薩來接引時，要禮佛、坐上蓮花，憶佛、念佛不可間斷。」

從這天起，家人及唸佛機陪著他念，用最短的時間加強他的往生淨土三資糧：「信、願、行」。我用紙張寫下幾個重點，以便常常灌輸他正知見，使他更能肯定自己的抉擇，才不至於退轉。

一、平實導師講《菩薩優婆塞戒經》時開示：「要讓臨命終人牢牢記住他所造的善事，並給予讚歎！」故常提醒他這很重要。

二、釋迦牟尼佛介紹的西方極樂世界最適合你去，因為你有福德，做很多善事，又孝順，只要簡單的連續唸十句「阿彌陀佛！」佛就願意來接引你。經書上有寫：所謂的往生就是前往另一個時間、空間，再度出生。現在我就把佛介紹的極樂世界介紹給你：那裡全是黃金鋪地，樓閣是七寶所成，七寶池中金沙鋪地，八功德水流漱上下，將來你會在池裡的妙潔蓮花中出生，菩薩為伴，沒有三惡道，只有快樂，沒有痛苦……，只要你肯念佛求生，他們都歡迎。所以我們都應該發願，往生那裡最理想！

三、我們（人）的色身是有生有滅的，有使用年限，時間到一定會壞掉、會死，能見聞覺知的六識心也是不真實的，死了就沒有了，所以叫做假我。但我們還有一個恆（他的真實性始終如一）、常（永遠不會斷滅）而且不生不滅的心，他才是真正的我，佛稱祂叫自性真如、真心、如來藏，是本自具有的真實心，並非別人給的，亦非修行後才有的，是本來就一直存在的，且本性具足一切功德。所以我們都是由著真我與假我一直和合運作。

色身壞了，死了以後，真心如來藏會出生中陰身，藉著有緣父母的緣而入胎。入胎後於受精卵中藉由母親供給的營養四大，又製造出一個全新的色身，就又出生了。於是我們依本自具有的真心如來藏，而有無量的過去生，也會有無量的未來世，沒有終止的時候。所以 佛曾說：若以生生世世所留下的白骨，堆起來比一座須彌山還高。祂（如來藏）會依著我們今生今世所造的善業、惡業而有未來世的業果，於是輪迴就這樣不斷的產生了。

好比玄天上帝之前為人時，做了很多善事，符合天界的功德，往生時他的如來藏依他的功德等……善業，為他創造一個天人身，在天界當神明，既莊嚴又有神通助人。現在你發願往生淨土，即與 阿彌陀佛的願相應，我的師父（平實導師）開示說，此刻你的如來藏已在極樂世界的蓮花池中長出一朵蓮花，因緣一到， 阿彌陀佛就會帶著蓮花來接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四、先告訴他楞嚴被（往生被）的功德，蓋上後得佛力加持，與怨親債主解冤釋結，往生順利（內附說明書）。

五、先告訴他往生後會幫他助念八小時，堅固他的信心（斷氣後 8~12 小時才到達正死位，故此時助念很重要），並教他懺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發願（願生西方淨土中……），以增強他的信念。

九月三日從醫院回到住所，我們陪著他念佛，三人、五人不等，隔天早上人數越來越多，超過四十人在輪。突然他的哥哥大哭起來，叫黃居士放心的走，去找他已故的母親或哥哥。

雖是真情流露，但此刻不宜，不可不慎，稍有閃失前功盡棄。而後他太太立刻補上一句：「一心念 阿彌陀佛，其他不可亂想。」況且他們現在已往生，在哪一道並無人知曉。

往生前的二小時黃居士很喘又很痛苦，親屬及助念者看到都極為不捨，又不知如何幫助他，他的姪女手拿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問我：「唸經，可以幫助他嗎？」我回答：「當然可以，好比坐頭等艙，既舒適又快速！」於是她與她的兩位姑姑在佛前持誦，就在迴向完畢的那一刻，黃居士就往生了。

經上曰：「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十五天前當黃居士發心念佛時，我在佛前求佛菩薩：1. 慈悲攝受黃○○往生淨土，2. 讓他的家族、親友感應體會到佛菩薩的大慈大悲，3. 願他的家族、親友，因此有更多人學佛親近正法熏習。前後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天，卻具足了（一）佛力：佛菩薩的慈悲加持、攝受。（二）自力：本身的信、願、行。（三）他力：許多助念者的功德力。三力具足，有多種瑞相感應出現，實在難得，簡述如下：

- 一、如同熟睡：極端痛苦之人往生多數愁眉苦臉。
- 二、面帶微笑：極端痛苦的人往生多數愁眉苦臉，不可能會有微笑。
- 三、預知時日：我開車時突然想起一段故事：有一個人念佛多年，求生淨土。一夜夢見 觀世音菩薩告訴他：「今日起開始吃素，七日後接引往生。」隔日我電告其妻時是九月三日，他開始喝素湯，結果剛好在九月九

日往生，應算是一段很殊勝的預知時日。

四、全身柔軟，更衣很容易。

五、夢中所見比原本年輕：第三天他的小兒子見證此事，黃居士在夢中約四十歲，年輕面貌，且容光煥發。

六、出現聖像舍利子：火化後發現頸椎的第二節化成一尊觀世音菩薩盤坐聖像相，整尊高度約 4~5 公分，栩栩如生，由撿骨師指稱並敘述，通常日本人見此祥瑞之相都會請回家供奉，連同家屬共六人親眼所見，甚為稀有難得，並嘖嘖稱奇。

一位從民間信仰而且鐵齒銅牙者，在其臨命終因業障現前，故極端痛苦，只用點滴維持生命，用嗎啡控制痛苦，以及各種插管，兩三天得抽取腹水，甚至說要自殺、一心求死的人，最後成為佛說淨土諸經難信易行法，及不可思議功德力的真實見證，亦證實平實導師所開示：「往生淨土的人再回到他人夢境中，會比往生時的容貌更為年輕很多歲數」的前所未聞法。感謝陸老師教導正法法義的熏習，讓我能巧妙的帶領其家族，迅速的從未曾唸過佛的人，進入憶佛、念佛，共鳴、悲切，定力自然產生。

黃居士往生後，他們家族一片祥和，法喜充滿，更看到有人在靈堂前唸經、念佛、迴向。感恩佛菩薩慈悲加被，導師、親教師的教導，正覺海會同修們的鼓勵，及感謝助念者的同心、努力。謹以此經過，簡易敘述，供養大家，阿彌陀佛！

願此功德迴向：佛法常興，正法久住。正覺海會諸菩薩，

次第轉進無障礙。黃居士往生淨土，蓮品增上，花開見佛。發願往生淨土者，人人有把握，個個有信心。

正尚 西元 2005 年 10 月 15 日





殺人刀之諍

— 正右 —

禪門的殺人刀天下第一利，有人喜歡被殺，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被殺了，還會歡喜，是不是腦筋有問題？為何只有你們才會斷我見，怎麼人家大法師、大居士，連轉世而來的大法王也都弄錯了，只有你們同修會的才對、才是正法？別人可也是專家學者，博學多聞，歷代師承下來的見地，不見得就會輸你們，你還是乖乖的去修你的法，不要常跟人家爭辯說那些擁有大名聲的法師們不對。」這是在下常聽到的忠告，他們認為條條道路通羅馬，和平無諍，各走各的路最好，才不會傷到和氣。

我喜歡好東西跟別人分享，尤其學到正確的佛法，像放在身上會癢似的要到處弘揚才痛快；可是正確的佛法不像金錢人見人愛，沒有福德智慧的人還是消受不起，總是喜歡錯誤的、與常見相應的佛法。有邪見的人，看到正確的佛法跟他的見解不一樣，他眉頭一皺就會起瞋跟你辯白一番，辯不清楚以後就

會說：「學佛人不要搞是非，各人吃飯各人飽。」這種歪理只是濫好人，不見得對。我們不去講他人身口意行的是非，這是對的；但若法義上的邪正錯誤也不能講，則是錯的。學醫的人也要讀前人怎樣誤診、誤治記錄的書，自己才不會重蹈覆轍，再犯同樣的錯誤。而甚深的佛法，想要知道邪見在哪裡，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究竟了義的法，不能深入突破，就是被邪見擋住。誰願被邪見所誤？就是因為不知道它是邪見嘛！才會被邪見擋住。大家都以為自己很聰明，都以為自己不可能被邪見遮障，可是佛法不是世智辯聰所能了辨的。我說佛法不是只有靠大腦思想就能成辦的，他們不相信；那些大師、大學者，他們大腦不發達嗎？但他們想用一生所學累積的記憶，去做合理的思考推理，還是找不到邪見在哪裡呀！說明白一些：他們常常把邪見認作是正見，還不知道自己的「正見」正是邪見。可見確實是有一個超越大腦思惟的部分，是一般聰明人不知道的，我們稱祂為「般若」。

我把斷我見的智慧教導一位學歷不高的水電工，他卻去問倒了他的講經師，因為他回答「身見跟我見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很多學佛人包括一些大法師、大居士們，都不知道怎樣斷我見，才會拿著狗屎當玩具；您跟他們說那是狗屎，他們還不相信呢！不信您跟他們講：「見聞覺知心是虛妄的、意識心是虛妄的、離念靈知是虛妄的。」那就會有好幾桶冷水給您沖涼。斷我見還只是正覺同修會的小小殺人刀，就已經殺得邪見之人哇哇叫，再大的那一把明心開悟的禪門殺人刀，更不知考倒多少天下豪傑之士了。

儒家聞過則喜，佛門知非即捨，改過是大家都願意的，因為改過以後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最怕的是不知道錯在哪裡！不知道自己錯了！我看了平實導師的書才知道自己想煮沙成飯的錯誤，我把這個錯誤告訴人家，有的人不信，還說：「沒有錯啦！人家老和尚也煮了六十年。」別說再煮六十年，就算再煮六萬年都還是沙子，永無變飯的可能；如果不知道錯誤，那是智慧不足；知道錯誤了而不改正，那可是愚痴了；知錯不肯改正，又以錯誤的法繼續教人家入邪見暗坑，那不是魔心嗎？像這樣的人出家百年也沒用，比凡夫還糟糕，因為他會傳佈邪見、敗壞佛法。看到佛法就要毀在這些人的手裡了還不敢批評，就是無勇；眼睜睜看著清純的佛子被他們染成黑鬼，見死不救，就是無悲。修行本來就在於修正錯誤的知見和行為，錯而能改才是最有面子，也最有裡子，也是修行中最大的法樂呀！遇到正法是最大的福報，知道自己的錯誤而能快速的改正，就能親證佛法智慧，這種機會不是每一生都能遇上，千萬別當面錯過。

邪見遮障人，讓人看不到正法，只有正見才能見到正法。正見有：「世間及出世間之正見。」世間之正見就是知道有忠孝仁義，知報父母恩，知有出家修道之人，知有修道而得道之人，知有今世後世，知有善惡罪福因緣果報等。出離世間之道的正見叫道正見，了知五蘊無常、是空相的法，因此五蘊是苦。五蘊無常、苦、空，故五蘊非我。五蘊無我，就是要斷除對身體及意識心的執著。眾生都以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為我，也就是執著身體和意識的見聞覺知心為我；您對世俗凡夫說身

體非我，他不相信；你對修行人說見聞覺知不是我，他也不相信。世俗凡夫認為身體死了生命就結束了，不知還有一條法身慧命在。修道人雖然知道人死了還有法身慧命在，卻錯把意識靈知心當作法身慧命，誤以為把第六意識心修煉成離念靈知、一念不生時就是第八識如來藏之法身慧命，誤以為這個一世所有的妄心可以去到未來世。

也有人認為既然身體是空的，精神面的意識靈魂也空，環境世間也空，那佛法就是一切法空；但這是斷滅空去了，不是真正的佛法。又有認為萬法因緣生，萬法因緣滅，那緣起法就是佛法了！但是若無萬法的本體，就不能緣起。譬如電視銀幕因有三槍投影而緣生緣滅，產生萬般聲光色影，遂以為緣起性空就是究竟的佛法了。若問他「空在哪裡？」他就答說：「譬如三槍投影平衡而形成白光一片，就是我一念不生的空境。」他不知道：我把電源拔掉，他就沒有那一片白光了。電源就像第八識本體，離開本體識就沒有五陰意識等，哪來五陰意識的緣起性空？學佛的人都會碰到這些似是而非的邪見，而這些邪見若無殺人刀是斷不了的，若無真知灼見的善知識來指導，自己想要突破，真的很困難，比登天還難。佛若不來人間示現成佛教導我們，誰能知道明心、見性是什麼？

講世間法，大家都會認同；好人講忠，壞人也講忠，部下若是不忠，老大就危險了；善人講慈，惡人也講慈，惡人對他的子女也有慈愛呀；講做好人、做好事，這部分大家無諍。您要修禪、律、密、淨，或是您要去西方，他要去彌勒淨土，這些不同法門，正覺的同修們都尊敬，不與人爭勝。但是講到第

一義諦的時候，想要親證菩提的人，卻不肯斷我見，卻否認如來藏，未悟言悟而說法誤人的時候，正覺的殺人刀就會出現了。有人說：「你殺人刀不要出現，我們佛教就會一團和氣。」我說：「您這個想法就是最大的邪見，我有殺人刀的話，第一個就先把您這個邪見殺掉，您才會知道 文殊的活人劍在哪裡？」君不見到處標榜的是轉世大法王、大師、大善知識，但他們的*我見*卻堅牢不破，慢、過慢、慢過慢、增上慢、我慢，自以為是；若不是大菩薩應世而來，一般二乘聖人都還無法破除他們的邪見。西藏密宗傳了一千多年來，誰破得了他的邪見？就只有寶島出了一位 平實導師。

破邪顯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證悟者有義務幫助修行人避免誤入歧途，更是非常重要的知見；所以文殊劍不是削蘋果用的，是一死一活其道乃見的摧邪活人正劍。有人懷疑我：學歷不高，為什麼就敢肯定 平實導師一定對，那些大師們就一定錯？這其實很簡單，我只讀了半年到一年正覺的書，就知道自己過去所學錯在哪裡了。虛心受教，有疑問就提疑情去參，自會參透瓶頸；這是我學佛的心態，最好能參加二年半共修，更可以驗證：學佛是可以親證的！不是只有教法上的理論。有菩薩在教，當然要去親證看看。學佛，光耍嘴皮是沒用的；想救護眾生，要先學會游泳才能救溺者。我把斷我見的方法告訴一位小學程度的老者，他很高興就去請教法師，法師說：「**我見和我所是一樣的。**」他一聽就不敢再問下去，怕法師會漏氣。不是只有他，很多坐擁山頭、雄視一方的大師，照樣莫名其妙。不信！你問他：「法師您斷了我見沒？」他說：「斷了。」（大

師心裡想：「我是開悟者，怎會沒斷我見？笑話！」）那您就要稱讚他：「恭喜師父是證初果的聖人了。」他若回答說：「我不是初果聖人。」那就是還未斷我見，初果聖人一定斷我見，怎會不是初果聖人？再問：「您那個斷我見，是斷滅空嗎？」他會答：「不是，非斷滅空，還有一念靈知在。」正覺的殺人刀未出鞘之前，您知道這位大師錯在哪裡嗎？

平實導師說：「佛門中最大的惡行就是我見，有一念靈知就是未斷我見，自我是虛妄的。但你來到正覺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是不斷『我』見。他們想要斷的我見我們也能斷，但我們另一主張是另一個『我見』不能斷。蘊處界我見一定要斷，所以佛在初轉法輪時再三宣示諸法無我。虛妄的我斷了以後，說他無我、不是斷滅空；從蘊處界來現觀是無我的，可是蘊處界總不能無因而起，能使蘊處界生起的那個根本因是常住不滅的，怎不能說他是『我』？而且正是真我。我們證得這個『我』，智慧醒過來了，從此說如來藏是真實常住的真我，蘊處界我見就永遠不會再生起了。這才是真實不壞我，這『我』見是第八識心，不能斷也不可能被斷的。菩薩斷了蘊處界我的『我見』，再入另一個『我見』中，這不是邪見嗎？但菩薩斷了邪見，又入另一邪見，這邪見其實才是正見。」正覺同修會的學員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被平實導師提高知見層次，既學阿羅漢解脫道，也學菩薩成佛之道。

吾友依照應成派中觀的邪見在教授唯識學，他就認為我把印度神我思想的如來藏當成真我，死抱一個我不放是錯誤的。這就是他腦筋轉不過來的地方，那個死抱一個我不放的正是你

的一念靈知、離念靈知呀！正是你認為常住不壞的意識細心呀！如來藏遠離見聞覺知，祂才是無我的，只有祂能遠離十八界，單獨入住無餘涅槃中，祂是真實無我，無有一個我可抱；有靈知就有分別，即是意識心，怎能無我？我問：「您教唯識，是教人家哪一個心呀？」「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心是因緣具足而有的。」心是因緣所生法，生滅無常，都沒有了，怎麼教唯識？阿羅漢入了無餘涅槃時，心都沒有了，豈不是斷滅呢？「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您用第六意識這個妄心來解釋般若經典之空性實相心，一定碰壁。藏密的大祖師爺卡盧仁波切臨命終時，說他一生找心，結果是覓心了不可得；密宗這些法王們都不知道祂的密意，覓心了不可得就是說他沒有開悟，找不到真心在哪裡，可不是沒有心呀！大家要找常住不滅的真心，要找原始佛法所說的涅槃本際，就要來正覺同修會找；找到如來藏，才知道三心不可得而又一切唯心造。有一老僧也在找心，苦參當下，正覺師姐奉茶一杯請教「當下」：「什麼是當下？」老僧不會，我也不會；但饒是當下，還是落在第六意識，欲把第六識修成第八識，就是想煮沙成飯；若無摧邪顯正的殺人刀助您一把，想悟也難！然則正覺行者難道就不活在當下嗎？非也！他們也是活在當下，但是：「所謂活在當下，即非活在當下，是名活在當下。」





持戒一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

《雜寶藏經》卷第七

【爾時如來，在舍衛國，厭患利養。有一深林，名「貪莊嚴」，逃避利養，往至林中。林中有寺，時一羅漢，名那弋迦，作此寺主。佛至彼林，到後日中，有諸人等，持衣供養，滿於林中。

作是言曰：「我不用利養，而此利養常逐我後。」有萬二千比丘，亦至彼處，佛語諸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破皮，破肉，破骨，破髓。云何為破？破持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萬二千比丘，齊畜三衣六物，作阿練若，不受餘物。

佛即讚歎：「善哉！善哉！能作阿練若法！我之此法，是少欲法，非是多欲；是知足法，非不知足；是樂靜法，非樂憤鬧；是精進法，非懈怠法；是正念法，非邪念法；是定心法，非亂心法；是智慧法，非愚癡法。」時諸比丘，聞說此語，皆得阿羅漢。

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言：「非適今日，過去

亦爾。昔迦尸國有輔相，名曰夜叉；夜叉之子，名夜兒達多；深覺非常，出家學仙。諸仙多欲，皆爭果草；夜兒達多，為欲令彼少欲之故，捨其濡草，取彼鞭草；捨此甘果，取彼酢果；捨己新果，取他陳果；捨取果已，即得五通。萬二千仙人，見其如此，便學少欲，不復多求，亦皆得五通。夜兒達多，漸作方便，教化諸仙；命終之後，生不用處。爾時達多，我身是也；爾時萬二千仙人，今萬二千比丘是也。」】

白話解釋如下：

如來在舍衛國時，由於厭患利養的緣故，躲避到一座名為「貪莊嚴」的深林中；林中有一座寺廟，住持是一位名叫「那弋迦」的阿羅漢。佛到「貪莊嚴」林後，不久消息便傳開了，當天的中午，便有許多人帶著衣物前來供養佛陀，人數之多，竟然佔滿了整座林子。

佛於是說：「我無須受用任何利養，但這利養常隨我身後追逐而來！」隨後有一萬二千位比丘，也聞訊趕到那裡。佛告訴諸位比丘說：「利養這件事是個大災害，會造成障礙而令修道難以成就；乃至於阿羅漢，也會被利養所障而難以成就。」比丘問：「會造成什麼障礙？」佛說：「利養的危害，會像依序毀傷皮、肉、骨、髓一般，由淺入深毀破各種修行的功德。有哪些毀傷呢？利養會毀壞持戒皮，次破禪定肉，再毀破般若智慧骨，最後毀破微妙解脫善心髓。」一萬二千比丘聽聞佛的開示後，各個都只保留大衣、中衣、下衣三種法衣，以及六種法器（註一），作寂靜遠離之清淨行（註二），而不再接受其他多餘的供養。

佛隨即讚歎說：「善哉！善哉！大家能作寂靜遠離的修行，真是太好了！我所說的這個法門，是去除慾望之法，不是貪求慾望之法；是知足的法，不是不知足的法；是樂求寂靜之法，不是樂求喧鬧之法；是精進修行之法，不是懈怠放逸之法；是發起正念之法，不是增加邪念之法；是能使心得定之法，不是使心散亂之法；是智慧之法，不是愚痴之法。」當時諸多比丘聽聞 佛開示的話語後，都證得了阿羅漢果。

諸比丘一同讚歎 佛：「希有世尊！世間稀有！」佛說：「不是只有今日才有這樣的因緣，我在過去世也是這樣啊！從前迦尸國有一位宰相名叫『夜叉』，夜叉有一個兒子，名叫『夜兒達多』。他深刻的覺悟到世間之無常，出家去學仙人之道。眾仙人們多有慾望，常常為了鮮美果實及柔軟舒適的草座而互相爭奪；夜兒達多為了要使他們減少慾望的緣故，便捨棄那些柔軟舒適的軟草，而取用堅硬粗糙的劣草為座具；捨離甜美多汁的果實，專門取食那些酸澀難以入口的果實；施捨自己新鮮的果實，換取他人不新鮮的果實；就這樣清心寡慾，施捨好果實而換取壞果實之後，心中無貪，就證得了五種神通（註三）。一萬二千位仙人見到了這種情況，便學夜兒達多的少慾法，不再多慾貪求，後來也都證得了五種神通。夜兒達多更運用各種方便善巧的方法，有次第的教導轉化那些仙人，命終之後，往生不用處（即無色界之「無所有處天」，註四）。當時的夜兒達多就是過去世的我；而那一萬二千位仙人，就是如今的一萬二千比丘啊！」

註 釋

註一：六物（引述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佛制，比丘使必蓄之者有六種：一、僧伽梨，九條乃至二十五條之大衣也。二、鬱多羅僧，七條之中衣也。三、安陀會，五條之下衣也。已（以）上謂之三衣。四、鐵多羅，鐵鉢也。五、尼師壇，坐具也。六、漉灑水囊，護水中蟲命之具也。是為三衣六物。三衣雖在六物之中，然為六物中之根本，故特標舉之，如言詩書六經也。《行事鈔》〈二衣篇〉曰：「何名為制？謂三衣六物，佛制令蓄，通諸一化並制服用，有違結罪。」

註二：阿練若（阿蘭若）

A^ˆrin!ya，寺院之總名。是比丘之住處。又作阿蘭那，阿蘭攘，阿蘭若迦，阿爛拏，阿練茹，曷刺[羊*兒]等。譯曰無諍聲，閑寂，遠離處。離村里五百弓之處。

《大寶積經》卷一一四：【佛告迦葉：「阿蘭若比丘，必樂阿蘭若處，住阿蘭若處。迦葉！若阿蘭若處：所謂無大聲、無眾鬧聲；離麀鹿虎狼及諸飛鳥；遠諸賊盜及牧牛羊者；順沙門行處。如是阿蘭若處，應於中修行。彼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應當思惟八法，何等八：一者我當捨身。二者應當捨命。三者當捨利養。四者離於一切所愛樂處。五者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者阿蘭若處當受阿蘭若行。七者當以法自活。八者非以煩惱自活。迦葉！是名八法。阿蘭若比丘所應思

惟，思惟已當至阿蘭若處。迦葉！阿蘭若比丘至阿蘭若處已，行阿蘭若法，以八行行慈，於一切眾生生慈心。何等八：一者以慈利益。二者以慈樂。三者無恚慈。四者正慈。五者無異慈。六者順慈。七者觀一切法慈。八者淨如虛空慈。迦葉！以如是八行於諸眾生生慈心。】（CBETA, T11, no. 310, p. 644, b14-c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復次，善男子！菩薩具十種法，則得圓滿阿蘭若法。何等為十：一者成就久修梵行。二者成就清淨律儀。三者成就諸根不亂。四者成就常樂多聞。五者成就一切處力。六者成就遠離我執。七者成就不計著身。八者成就常樂遠離。九者成就正法現前。十者成就樂於獨處。善男子！云何菩薩久修梵行，乃至成就樂於獨處？善男子！如是菩薩得出家已，於諸如來所說教中，具足三輪戒印清淨。於諸戒中獲得善巧，不由他教能自開解：所謂隨義善巧而能修行、隨文善巧受持不忘、於出要道善巧隨順、於五犯聚善巧悔除、隨所行住離諸犯境、於諸惡人心常怖畏，乃至小罪亦不覆藏。於諸學處，有罪無罪悉能了知，知如是等業之久近，墮三惡趣復生人天。如是菩薩，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以是方便住阿蘭若，居無惱害無過難處，不親一切居人境界，不遠城邑乞食便易，藥草滋茂清淨泉流，遠惡禽獸空閑寂靜；依如是處而為居止。於所習誦應自精勤，諷誦之時，調其氣息聲離高下，心不外緣專想憶持，思惟文

義離諸惛掉，止觀相應。若見大臣婆羅門等來至其所，當於來者起愛敬心，先意問訊命令安坐，觀其根性為說正法，咸令歡喜信受修行。若見國王應善迎奉，方便承意作如是言：「唯願大王，就此敷座。」王既坐已，請其所欲，一切供給。或時彼王心無信樂，應以善言讚美王德：「我觀大王妙得善利，今王境內持戒多聞，一切沙門及婆羅門，良祐福田悉於中住，以王威力，一切盜賊不來侵擾；由王德化，一切惡獸悉皆遠離。」王聞語已，歡喜踊躍，諸根調伏，其心寂靜，堪任法器。當為宣說種種正法，或為演說厭生死法，或為演說如來功德，廣大自在甚深妙法；如是一切皆令歡喜。菩薩成就如是多聞、一切處力，堪修正行。菩薩成就自利利他，遠離一切我執煩惱；菩薩成就不計著身，於阿蘭若心無恐怖；菩薩成就常樂遠離，住阿蘭若其心寂靜；菩薩成就正法現前，於諸世間悉皆捨離；菩薩成就樂於獨處，猶如野鹿無鹿恐怖。善男子！是為菩薩具足十法圓滿成就住阿蘭若妙行功德。】（CBETA, T10, no. 293, p. 815, c5-p. 816, a16）

註三：五神通（引述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又曰五通，五神變。不思議為神。自在為通。不思議自在之用有五種：一、天眼通，謂四大所造之清淨眼根，色界及欲界六道中之諸物，或近，或遠，或麤，或細，無一不照者。二、天耳通，為四大所造之清淨耳根，能聞一切之聲者。三、他心通，得知一切他人之心者。四、

宿命通，得知自己之宿世事者。五、如意通，又曰神境通，神足通。飛行自在，石壁無礙，又得行化石為金，變火為水等之奇變者。見智度論五。

註四：生不用處（引述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生不用處，即生於「無所有處」天。有情樂住之處有九種也。又曰九眾生居，亦曰九居：一欲界之人天，二梵眾天，三極光淨天，四遍淨天，五無想天，六空無邊處，七識無邊處，八無所有處，九非想非非想處。《長阿含經》卷九曰：「云何九覺法？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或有眾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





般若信箱



☒一、1.經云：菩薩代眾生受地獄苦，如三禪樂。然而，地獄眾生所見到的地獄，他們所受的地獄苦，是他們自己的業力所變現出來的。各人的因果各人自己受，他人無法承擔，也就是即使菩薩想代眾生受地獄苦也不可能。但經中為何又說菩薩代眾生受地獄苦？ 2.梵網經云：菩薩見有惡人販賣佛菩薩形像，當贖回。但我卻看到有很多受了皈依的佛教居士在販賣佛像，並以此為業。讓我很困惑。那麼，販賣佛像究竟是否為正當職業呢？

答：1. 經中有說不可思議的菩薩摩訶薩，修大方便引接眾生，其受生死無量大苦不以為患，也就是說菩薩摩訶薩故意示現逆增上緣來顯發成就諸佛無量功德，如經中說 提婆達多菩薩摩訶薩示現的「微密妙行大方便」，乃是為了成就、顯示五濁惡世 釋迦世尊的功德無量，這也是因為菩薩摩訶薩基於大悲心救護眾生的關係，為了利益我們這種五濁眾生，所示現受地獄苦的普賢行，菩薩摩訶薩自身原本可以解脫三界苦，然為利益眾生故留惑潤生，甚至配合諸佛菩薩示現造作惡業受惡果報，在凡夫眾生尚未造作惡業之前先行示現方便教化，這就是代眾生所受之苦；所以 提婆達多陷墮於地獄中，卻猶如三禪天之樂，不是由於果報導致的緣故。這也是《維摩詰所說經》當中開示的「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現作魔王」的

悲心寫照。又如 地藏王菩薩常常處於地獄中，不斷的救護地獄中的眾生，也一樣是大悲心的示現所致。雖然菩薩不能承擔眾生的惡業果報，但是以祂們的大悲力及威神力，促使眾生在惡道中發起懺悔心，使惡業減輕，提前離開地獄而專心修行，再以證悟三乘菩提的功德來作下迴向，使無量世以前受害的眾生有緣來到被救的眾生座下得度，性罪就滅失了。地藏王菩薩生生世世不斷這樣辛苦的做下去，正是代眾生受地獄苦。

2. 《妙法蓮華經》卷一：「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彫成眾相，皆已成佛道」，所以建造佛菩薩形像功德無量無邊，但是這段經文與您所提「《梵網經》中云：菩薩見有惡人販賣佛菩薩形像，當贖回。有很多受了三皈依的佛教居士在販賣佛像，並以此為業。」這其中並不衝突，我們當從初發心的動機著眼，不可一概而論，單從表相來判斷。《梵網經》中說的乃是「外道、一切惡人、劫賊」，因為他們若以惡心或者不如法的手段與動機，從佛寺、道場偷出來，在市集中販賣佛像而營謀私利，菩薩遇到時得要生起慈心、方便救護或者處處教化。若佛弟子為了推廣正法而發心建造流通佛菩薩形像，讓眾生得以起歡喜心信受佛法，本身只是收取生活所資的合理利潤而非暴利，這樣也是一種弘揚表相正法的一個方便善巧，因此對於販賣佛像的問題，需要看其發心與作法是否如法，若是如法且對正法的弘傳有利，不是惡心，我們認為也是正業的一種。經中說，假使請人彫刻、製造佛像，要請回來供養時，彫

像師不可以提出過分的要求，請像者也不可對彫像師作出不當的減價要求，應當滿其所願；但是末法時懂得這個規矩的人不多，而且現在彫像者也不一定是懂得佛法的佛弟子，也多屬於預先彫好、放在商店中等人來請購的，不是由別人預先請購的；在這種情況下，合理的定價與販售，也是正當的行為，否則將會造成學佛人迎請佛像供養的困擾與麻煩。而且學佛人設立商店販售佛像，不是惡心販售，也不是惡心取得的，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不存在。

☒二、1.《楞伽經詳解》第五輯第 140 頁：【由意識有見分、自證分及證自證分故，而有現量比量非量；前五識唯有見分，末那無證自證分（依一般有情而言），故無比量與非量。……】2.《楞伽經詳解》第三輯第 12 頁：【現量即是見分之自證分；譬如眼見牡丹花，正見之時即是現量……。】前五識唯有現量，而現量即是自證分，故前五識應有見分與自證分吧？

答：平實導師其實已經在《燈影》《識蘊真義》當中都略為開示諸識各有四分的深妙義理，然此諸識各有四分之理，唯是地上菩薩以無生法忍道種智的證量而能現觀，以此來說八識心王各有四分，而為諸已悟實相的三賢位菩薩開示進修種智而說之法；但是對於未悟的凡夫眾生來說，若告訴他們八識心王各有四分的話，那麼這些凡夫要親證阿賴耶識心體就非常的困難，因其連如來藏心體都無法親證了，更不用說聽懂諸識四分的種智妙理，若為他們演說這個道理，將會使一般人更加混淆，更難親證如來藏。所以，為

度眾生初入佛菩提道時唯說「五識唯有見分、末那無證自證分、阿賴耶識唯有相分、意識具足四分」，以助眾生易於親證阿賴耶識心體，待其親證實相以後，復說更深細的諸識四分的種智妙理。諸識各有四分的道理，據聞 平實導師曾為會中極少數同修私底下解說過，未曾與聞者，都不知詳情。

☒三、《楞嚴經》中有言：「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若滅意根，不就入了無餘涅槃了嗎？

答：滅意根的意思，如同四阿含中所說，諸阿羅漢都已滅盡五陰，意思是相同的，都是說對於五陰、意根的自我執著已經滅盡了，否則四阿含中說的阿羅漢滅盡的意思，將會成為諸阿羅漢都已入住無餘涅槃了，世間又如何能有阿羅漢們繼續追隨在 佛陀身邊？所以，滅盡的意思，是說執著已經滅盡了，捨壽時一定可以入無餘涅槃的意思。

又：意根有染污與不染污之差別，前者以見、思惑煩惱未斷未伏而名染污，後者以見、思惑煩惱永斷或暫伏滅而名不染污。故已證三乘無學果位、滅盡定、出世間聖道現在前之聖者必無有染污意根，但仍有不染污意根。菩薩不染污意根無內執阿賴耶識為我之有漏思量，阿羅漢不再對五陰的一切法有執著，無如一般凡夫之粗慧、散慧的染污意根。故言「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又此不染污意根遠離顛倒思量，有正思量，能緣異熟識而任運知，故言「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此心念當知是有見、思惑種子染污之阿賴耶識見分。既然有不染污意根，必有第八識現行，

故尚不入無餘涅槃可知。

- ☒四、1.正死位佛性暫斷。正死位時前六識斷，七、八二識仍在，分分現起中陰，分分轉入中陰。此過程中，若無佛性，怎能運作呢？2.處胎前期佛性有運作不現前。不現前指什麼？彼時第八識不是在剎那不停地了別受精卵及其發展變化嗎？

答：1. 正死位中佛性暫斷是方便說，因為意根與如來藏的佛性都仍然繼續在運作；但是能眼見佛性的十住菩薩，已經看不到此位中的亡者佛性了，所以說正死位佛性暫斷。但如來藏性不等於佛性（要建立正知見，才能於見性時深入般若智慧中），佛性是如來藏之用，藉一念無明煩惱障及所知障為緣，由有根身、命根、意根、五勝義根、五扶塵根、前六識、八識心王之五遍行……等，而有受想行覺，佛性於中現前運作。若不具諸緣，若缺其一，則佛性即不於人間現前。故知佛性與見聞覺知是非一非異，不離見聞覺知，卻非見聞覺知。正死位時，種種諸緣已不具，意識已斷，故佛性暫不現前，須至轉入中陰時，因覺知心現起，佛性才得現前。2. 處胎前期因五淨色根尚未發育完全，故意識覺知心拙劣，佛性雖有運作而不現前，須至六、七個月時方漸現前。故此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

- ☒五、很多佛教書在講萬法唯心時都講到了古代畫家趙子昂畫馬的故事，他畫馬時極其專注，行住坐臥，無時無刻不在想著馬。有一次，他夫人進房一看，不見了人，只見一馬。請問這是真的嗎？

答：這有可能只是一種形容，表示他對馬的專注，但我們並未親在其境，也無有足夠的資料可以判別宋末元初趙子昂畫馬的故事真偽，故持保留態度，因為他並沒有三昧正受的功德。但是在佛法中確實有此種修行法門與境界相，如《楞嚴經》卷五所示，月光童子修習水精三昧圓通法門，即是其一例證，這也是二十五種楞嚴大定的一種，這是運作融通妄想的功德大用；而這是修學楞嚴圓通三昧的功德所顯現的，不是一般人能有這種證境，平實導師在講解《楞嚴經》時，曾略為開示其中的妙理，我們期待《楞嚴經講記》的出版，熏習領納其中的妙義。

☒六、一名氣極大的法師說耶穌是觀音菩薩的化身，以度化西方人，也就是經中所云：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觀音菩薩即現何身。然而，卻有更多的法師批判該法師，這些法師認為基督教是外道，耶穌也不是觀音菩薩化身。請問蕭老師如何看待？

答：末法時期，外道會假藉佛菩薩的名義來誑惑眾生，實屬正常現象；但是我們得要運用智慧判斷，依據聖言量來檢驗，依據四依法來檢驗。耶穌是否觀音的化身，我們從《新、舊約聖經》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開示知見都屬於凡夫意識境界；若是觀音化身，一定會方便引入佛法中，絕對不會說出不符合實相義理的開示。我們不否認一個事實，觀世音菩薩及許多認同觀世音菩薩悲願的菩薩們，同在此世界及十方世界各階層中度化眾生，甚至隱跡於外道當中；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

是運用方便度眾，然最終必皈依於佛法當中，而不是教導眾生錯誤的知見，這點是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如經上所說的大薩遮菩薩乃是隱身於尼乾子外道中，但是他的所說所為，都是在引導眾生皈依三寶、匯歸親證解脫或實相，而不是教導眾生執取三界有或者斷滅空的外道思想，當以此為依憑來判斷是否為大菩薩所化。但是耶穌成長過程中，有大約七年時間的記錄是空白的；據說那七年時間他在印度、波斯附近，那時正好是天竺淨土法門正在弘揚的時期，他有可能修學了淨土法門，然後才回到出生地開始弘法；而且他的修行法門與淨土的持唸佛名方法相同，也一樣使用唸珠來稱唸「聖」號，學者的研究所說，可能有一些正確性。但是他應該不是菩薩化現，因為他的法義都只在求生天堂，與淨土宗人求生極樂理念相同，卻沒有提到佛法中的種種修證，所以應該不是菩薩所化現的。假使作為方便法，接引西方人士，無可厚非；只是可能會有後遺症，應該先考慮到。

☒七、有幾個問題請教：

- 1.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不與五塵相應，須有外相分始變現內相分，何以在睡眠中無外相分時，又能直接與聲塵相應現內相分？
- 2.當吾人言行有虧於他人時，內心便忐忑不安，此種反應是出於第六識或第八識？若為第八識反應，何以有人無此反應？
- 3.二乘聖人因追求「涅槃之樂」出離三界，而自願滅除

五陰七識，但涅槃乃無境界法，其樂云何？

答：1. 如來藏隨時依不壞之根身不停變現內相分五塵境界於心中，連睡著的時候也一樣顯現，只因為末那執身根疲勞的法相，故決定讓意識斷滅，使得色身得以休息恢復精力。此時因無意識，五識亦滅，故無法了知外相分的微小變化所現的內相分。當境界有重大變化時，譬如電話聲響，觸動末那，但末那無法了別，乃決定促使如來藏流注意識乃至前五識種子現行而覺醒。有關這個部分的法義，平實導師在《楞伽經詳解》第二輯開示兩種流注生住滅時，有舉此例證並詳細說明，請提問者請閱詳讀領納之。

2. 眾生任何身口意行，均不離八識心王、心所之運作，不管善惡無記之業，阿賴耶都保存此過程中流注熏習之所有業種，而末那識有能力從第八識裡面任運接觸所造業行的記憶，使阿賴耶所持善惡無記業種，恆不斷流注而不壞失，成熟現在未來一切苦樂憂喜等業報因果不爽。由此而知，您自覺言行有虧欠於他人，而內心忐忑不安，此乃因您之第八識已儲存您與該人有關之身口意行種子，第七末那識時時作意去觸及，促使第八識流注此相應業種，由意識感知，此乃有慚有愧之善法，是意識相應之心所法。而意識之現起，必依意根、法塵與阿賴耶識及所含藏之相應種子才能現行，無此諸緣，意識豈唯不能現行，遑論餘諸心所法（善十一法及諸煩惱法）。故有正知見，當懺悔轉易種子趣向正道。有虧於他，內心忐忑不安乃是意識熏習正見

後，因為末那作意決定而如來藏配合去執行，表示此人尚且有慚愧之善心，知道自己有虧於他人，而行補救之途，望能趣向正道。然有些人卻無此現象，乃邪見、私心所致，如同實行藏密雙身修法的喇嘛上師們，個個大言不慚的說已成就正遍知覺，認為這樣乃是更上於佛法的無上之法，淫人妻女、毀犯禁戒、師徒亂倫，都是因邪見所致而不會忐忑不安；又如誹謗、破壞如來藏正法者，因大師誤導的錯謬知見去造作謗法謗賢聖之惡業，他們因邪見的愚癡心行，並沒有慚愧悔責之心，當然沒有忐忑不安的現行，唯除後來熏習了知因果正見，或者捨報時業境現前才能了知。

3. 二乘聖人因五陰十八界之苦、空、無常、無我，而欲滅盡見、思二惑，斷盡一念無明，使煩惱障不再現行，趣入無餘涅槃。所謂「涅槃之樂」乃是自作證，已斷分段生死，不受後有，不再有生死而離苦，故謂之「樂」。然二乘聖人實不知真正之涅槃之樂，當把自己滅盡，已無有「我」，還有誰在覺知領納清涼、寂靜、離熱惱、真實、常住、不滅之法之樂？故稱二乘聖人為「愚人」！因可不必把自己滅了，不必壞現象界諸法，即有一法本自清涼寂靜離熱惱真實常住不滅，此才是真正之樂。

☒八、請問：

1. 「識緣名色」生萬法，如來藏以何為緣生末那？
2. 壽終捨報後，唯在中陰身出現時方有意識，但中陰身為時甚短，若不投胎，末那勢必陷於長久昏昧，那又

如何從事活動？

3. 末那與十八心所法相應，是哪十八心所法？

答：1. 意根從無始劫以來，恆依阿賴耶識為因而起，因阿賴耶識含藏之無明業種，意根恆與此染污煩惱相應，眾生由於我見、我執未斷，意根不肯令自己消滅，所以意根亦依一念無明三界煩惱為緣，方由阿賴耶識流注種子而生。

2. 眾生的中陰身一期最多只有七天，最多七期，也就是四十九天一定會去投胎，因為凡夫未斷我見，意根害怕自己消失，也不肯意識覺知心消失掉，所以祂一定會造作種種導致自己繼續投胎出生的因緣。當中陰身在每一個七面臨死亡時，末那必定會因一念無明而再出生中陰，或欲執取色身，便隨業受生六道五趣去了，並非如您所說的「陷於長久昏昧」。因此斷除我見對眾生本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修學佛道最根本之事。此乃解脫道主要修證的內涵之一。

3. 因地染污末那相應的心所有法有：五遍行全部、五別境中的慧心所、根本煩惱中的我貪、我癡、我見、我慢，及二十隨煩惱中的八個大隨煩惱（掉舉、昏沈、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共計十八個心所有法。

☒九、從吾人了知分別任一外法來看，法塵之出現應與內五塵有關，請問兩者間的關係為何（內五塵如何轉變為或引生法塵）？在電子報第七期之〈般若信箱〉問題五，解釋法塵時說：【前五識現起時，必定與意識俱起，於了別五

塵境時，五識於最初刹那所了別者乃五塵之總相……亦即顯色部份，而於後刹那所了別之形色、表色與無表色等要仔細了別之五塵相，則要透過意識於同時同境了別之，為了區別意識與五識所了別之不同，因此將意識所了別者稱為法塵，此法塵仍然不離於五塵】，據此，則法塵似只是內五塵細分的另一部分，而非由內五塵引生或轉變，如此一來，十八界即少了一界，不是嗎？但導師在《識蘊真義》374 頁說：【內五塵所顯示之種種法相，即名法塵，是故法塵依於五塵而顯現，而由眾生之意根所觸受，再由意識覺知心所領納與分別。】這樣是否說：「法塵與內五塵」的關係就像「真如與如來藏」的關係一般，如果內五塵是「體」，則法塵即為內五塵本身所顯示的「實性」？又「感覺一朵花漂亮」、「想到一件事」、「心中突然冒出一些想法」、「推導方程式或計算解題」、「聽到某人的名字隨之「想起其容貌、音聲」、「定中覺觀」等這些顯境名言應算法塵或內五塵？

答：您這個問題與〈般若信箱〉第三十二期問題八雷同，已經回答過了。您認為「……則法塵似只是內五塵細分的另一部分，而非由內五塵引生或轉變，如此一來，十八界即少了一界，不是嗎？」此乃誤會 平實導師的意思，平實導師此處開示是說：「……為了區別意識與五識所了別之不同」，乃是從了別的角度與內涵來論，因為眼識唯了別顯色，然意識從中了別形色、表色、無表色，也能了別顯色的細相，以此說明眼識與意識所了別之不同，雖看似所緣

境界相同，然行相卻有差別，故十八界分立不亂，所以不是您所說類比於「真如與如來藏之關係」的意思，這樣譬喻並不恰當。

再者，法塵與顯境名言等之義理，請參閱本電子報第十期正香居士著〈略說法塵〉一文之說明，或者請閱 平實導師《起信論講記》來讀。

☒十、根塵觸三緣和合生出內五塵時，此時的五根是指勝義根或扶塵根？或兩者均是？在電子報第七期之〈般若信箱〉問題五，解釋根塵之關係時說：【根塵觸處生起眼等六識，涵蓋了扶塵根與五塵相觸及意根與法塵相觸】，此說法適當嗎？涉及內五塵的若非勝義根，則勝義根在五識的生起又扮演什麼角色？

答：第七期之〈般若信箱〉問題五其實已經說明的很清楚，根塵觸三和合時，五識生起時，所指的五根乃是淨色根，然有情在人間了別外五塵都需要五扶塵根的配合，若只有勝義根則無法運作，除非有其他因緣促成，替代了扶塵根的功能，例如利用現代醫學科技的輔助，或者如佛世阿那律尊者扶塵根毀壞，佛慈悲傳授「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不因眼根的扶塵根而能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同觀掌中果一般，所以說「根塵觸處生起眼等六識，涵蓋了扶塵根與五塵相觸及意根與法塵相觸（欲界與色界）」的說法沒有不妥，不可誤會。

☒十一、導師說「五識心必須隨著意識心之思心所而運作」

（《識蘊真義》94頁），指的是前五識因外五塵而出現後，欲進一步了知時才需意識來輔助？或前五識的初分了知（率爾初心）也需有意識存在？（前五識不是也有五遍行與五別境心所嗎？）當我們接觸到任一外法而欲了知其細節時，雖然五識與意識幾乎同時出現，如果內五塵與法塵非同時出現，則無論意識出現多快，兩者總有先後，其次序是否如下所述？「阿賴耶識依據五根所觸的外五塵變現內相分後，最先出現五識做簡單的了知，隨之內相分藉阿賴耶識而轉生出法塵，而後意識方因根塵觸三緣現起，意識現起後復與五識配合而進一步區別分析此外法的細節。」

答：意識乃是前五識的俱有依和等無間依之一，當前五識現起時，意識也已現行存在並同時運作，因此才能共緣外五塵境，種智稱「五俱意識」。不過您說的例子次第有誤，依《楞伽經詳解二》中，平實導師所舉例子來作說明：當眠熟無夢時，意識已斷，若外五塵相分突然有大變動，譬如鬧鐘鈴響起，阿賴耶識仍依不壞之根身繼續變現內相分聲塵於心中，鬧鈴持續響時，阿賴耶識亦如實將彼大聲變現於心中，末那了別有異於平常之聲，然了別慧劣，不知其義，乃起作意受想及思心所，欲起意識覺知心作了別，阿賴耶識依於末那之思，遂流注意識種子於意根與法塵觸處，意識現起後仍不能單獨分別之，末那依意識之思心所，阿賴耶識又依末那之思，又流注意識種子於耳根與聲

塵觸處，吾人乃能了知此聲塵之粗相與細相及諸法，知是聞鈴響了。故知意識必先生起，前五識才或一或二次第生起或俱起。故您說：「最先出現五識做簡單的了知，隨之內相分藉阿賴耶識而轉生出法塵，而後意識方因根塵觸三緣現起」，是不正確的說法。

☒十二、可否煩請開示「迴向」的真義？譬如修學正法時，若將功德迴向給親人以超度，或迴向給冤親債主以解冤釋結，此時是指將所有功德送給對方，自己不留任何功德受用嗎？但功德並非有相的物質等外五塵，對方如何因自己的迴向而受益？其餘做法事及布施時的迴向也同理嗎？布施利益眾生時，如果要迴向給自己、他人或非人時，該怎麼做？只需在自己心中說即可，或得口講、手寫敘述才算數？或應到寺院佛前說？若所要迴向的人仍在人間，需要當面對其迴向嗎？

答：1. 迴向的義理，在第十九期、二十六期與三十三期的〈般若信箱〉都有開示，迴向乃是解脫分善根所含攝的，也是經中說七種最上供養之一，所謂「禮拜、供養、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迴向列為最後分，顯示菩薩廣行一切善根之後，必須迴向早日成佛，因成佛乃能廣利一切眾生，福德莊嚴圓滿故，智慧莊嚴圓滿故。所以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五說：「迴向者，謂以一切施等諸行，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所以迴向的真義乃是為了透過菩薩一切的善淨行，希望增上自己與眾生在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圓滿成就，等而下之才是在世間法

上面的遮障減少、福報增廣，故以利益眾生及自己能夠在佛道上的成就為主，若離此目的，無法圓滿成就迴向的功德。故在《小品般若波羅蜜經》須菩提尊者因 彌勒菩薩的開示後而說：「若不聞不得般若波羅蜜方便，能以諸福德正迴向者，無有是處。」所以迴向當以聽聞證得般若波羅蜜方便，才能具足正迴向；當以親證實相以後，在內門中廣修六度萬行以後之迴向為正修。所以迴向乃菩薩快速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的重要行門。

2. 迴向本身的實踐就是一分的功德受用，如法的迴向，不論迴向給別人或者自己，都不會有所謂的缺損，反而是增益，重點在迴向的標的是佛道的成就，還是世間我所煩惱的需求？這當中有所差別，故 平實導師在書中所述「迴向要具體」，乃是希望各位修學佛道的行者，不可盲目的迴向，乃是要有具體的目標與對象，並祈願世間逆境的解決與趣入菩提的善根，如此於事於理皆可如法圓滿，才能漸漸圓滿方便善巧的無倒迴向。且迴向乃功德法，並不會因為物質的侷限而無作用，雖是施微劣物的善根，亦可如《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中所說：「如是善根，物、田雖下，由迴向力感無量果。」以此迴向之功德轉施給您所迴向之人，對方當必有受用，你也成就布施迴向之功德。

3. 對於迴向的作法與要點，在第十九期、二十六期與三十三期的〈般若信箱〉都有開示過了，篇幅有限，此處不再贅言，請您自行請閱。



正覺啟事

邪教



數年來大陸地區的部分法師，因為平實導師的書中宣述了正確的、而且是唯一的證悟內涵以後，使他們所謂的開悟聖者的身分頓時喪失了，也使他們的錯誤法義被有智慧的學佛人看清楚了；他們恐怕平實導師的正法在大陸普遍的宣揚以後，將會更嚴重的導致他們的名聞與利養加速的大量流失，所以極力的誹謗真悟的平實導師是邪教、外道，故意將平實導師與外道邪教同列為十大外道，如此混淆視聽。因此而有辨正邪教與外道意含的必要。

所謂邪教者：

- 一、教人生病了不必看醫生，只吃符灰、香灰；或者是只持咒語，希望因此就可以痊癒。
- 二、騙財又騙色，以種種美妙玄想的言語，來騙取他人的錢財與美色。
- 三、教令具有美色的徒弟與他們上床或進入密壇合修雙身法，達到發洩淫慾的目的。
- 四、教人自殺而生天國，在自殺以前把所有的錢財都交給他們。邪教的表象大約如此。

所謂外道者：

- 一、心外求法，故名外道；也就是說，外於真心如來藏而追求佛法者，都是外道。
- 二、以外道法所主張的「常住不壞的離念靈知」意識覺知心作為常住法，名為常見外道。
- 三、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心之自性（見聞知覺性）作為真如、佛性者，同樣是落在意識心所擁有的自性中，落入我所之中，同於常見外道法，所以也是外道。

四、以西藏密宗男女合修邪淫法門的外道雙身法門，來取代持戒清淨、遠離淫欲的佛教修行正法，名為外道。

弘揚這些外道法的人，不論他們是否身穿佛教法衣，不論是否出家，都是外道。

眼前所見，極力誹謗平實導師為外道邪教的大陸部分法師、居士們，他們或者極力主張藏密邪教是佛法，或者極力主張常見外道所倡議的「常住不壞的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如、佛性，都是以外道法取代佛法，所以當然都是破壞佛教正法的外道。

那些極力無根誹謗平實導師為外道邪教的大陸部分法師、居士們，本身或者曾修邪教密宗的雙身法，或者公開承認並支持邪教密宗而說是佛教，或者公然主張常見外道的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如、佛性，都正是以外道法取代佛教正法的外道，所以他們才真正是外道與邪教。反觀正覺同修會的平實導師，不但不受美色與財物供養，也從來不曾在弘法過程中取得任何世間法上的錢財、名聲、供養的利益，都不讓人知悉他的本名與長相；並極力破斥那些藏密邪教和佛門中的常見外道法，正是護持正教正法而破斥邪教外道的人，怎可反而誣謗他是外道、是邪教呢？這些誹謗、抵制平實導師正法的少數大陸大法師與居士們，就好像是作賊者大喊屋主是賊一般，混淆視聽。

那些正在大陸地區極力誹謗平實導師是邪教外道的部份大法師與居士們，他們的法義已經被平實導師在許多書中舉證為常見外道法，與常見外道完全無異；那些大法師與居士們所謂的已經開悟的說法，都經不起考驗，至今仍然無力以文章或書籍公開的證明他們的離念靈知心是真如、如來藏、佛性；因為他們至今都還不曾證得如來藏，證據明確，所以他們至今都仍然只是凡夫罷了，所以平實導師對他們的舉證與評論，都是如實語。

至於藏密的男女雙身合修、上師與異性徒弟上床交合的邪淫法

門，也已經被平實導師舉證及辨正為外道法，理證與事證都極明確，證明與佛法完全無關，事實俱在。因為平實導師倡議遠離邪淫的藏密邪教，回歸佛教正法，倡議親證如來藏正法，就無可避免的損害了少數自稱已悟的大法師們、也損害了藏密喇嘛們的名聞與利養，所以他們非常氣憤，就聯合起來造謠，大力的無根誹謗弘揚正法的平實導師是外道、是邪教。

但是，指說別人是外道、是邪教的人，都有責任舉證別人為何是外道、為何是邪教的證據與理由。大陸那些誹謗平實導師的少數大法師與喇嘛們，都應該像平實導師一樣的印書出來，舉證別人為何是外道、是邪教的事實，並且加以辨正，說明為何是外道邪教的理由。但是他們都無法證明平實導師是外道邪教，絲毫證據與辨正都沒有，就責備別人是外道與邪教，這不應該是文明古國的中國出家法師所應有的作為。他們也都無法證明自己不是常見外道，都無法證明自己的教義沒有偏邪，卻反而指鹿為馬的誣蔑平實導師是外道、是邪教，這真是混淆是非的能手。

莫說他們那些大法師，即使是有「佛學泰斗」美譽的印順法師，著作等身，而且和他的信徒昭慧法師一樣，一向都是作風強悍，從來都是只許他評論別人，不許別人評論他；但是他公然抵制中國傳統佛教法義、公然違背他的師父太虛法師的法義，至今已經七十年了；如今被平實導師舉證並加以辨正至今，前後也已經有五年了；而且評論辨正他法義錯誤的書籍已有十餘本之多，今日仍然在繼續評論出書中；可是據報紙報導「他仍然耳聰目明」，卻無法作任何回應。佛學泰斗的印順法師與極為強悍的昭慧法師尚且如此，何況那些大陸地區對佛法只有一知半解的誹謗平實導師的部分大法師與居士們，何有能力而作辨正與舉證？都只能畏首畏尾的口頭私下無根誹謗，並在不負責任的網站上面誣蔑平實導師是外道邪教，企圖影響他人而抵制平實導師的書籍流傳。

後來雖有索達吉、徐恆志、劉東亮、上平居士，寫書或造文胡亂誹謗平實導師，卻被正覺同修會的同修們出書辨正，致有《真假邪說、護法與毀法》二書之出版，反而更明確的證實他們正是常見外道。後來劉東亮又請不學無術的杜大威出面，扭曲事實而無根誹謗平實導師，如今也正在《正覺電子報》上，被反駁連載中，全球都可以從成佛之道網站讀到連載；也舉證事實而證明他們都是常見外道。如今他們都落在常見外道的邪見中，自身正是外道、邪教，卻反過來誣賴平實導師是外道、是邪教，但是經過辨正之後，都不免真相大白而狼狽難堪。

本會平實導師的書籍流通會受到抵制，是我們早就料到的。因為平實導師破斥一切佛門中的常見外道見，而那些無根誹謗的大陸少數宣稱已經證悟的大法師與居士們，卻正好落在常見外道的邪見之中，當然會極力抵制與誹謗。西藏密宗喇嘛們所弘傳的上師與徒弟上床男女合修的邪淫雙身法（樂空雙運、大樂光明）的秘密，既然被平實導師以四輯《狂密與真密》共五十六萬字的書籍公開舉證出來，並且加以法義上的正確辨正，證明確屬外道法，與佛法完全無關，但他們至今仍然無力辨正，將來也將永遠無法辨正他們的邪淫外道法是佛法，因為名聞利養開始大量流失，當然會藉著他們在中國佛協與各省佛協中的地位與權力，加以無根誹謗。

盼望有智慧的學佛人，能詳實的閱讀本會平實導師的著作，一一比對經論；並且將大陸那些誹謗平實導師的大法師們與所有喇嘛們的著作，一一比對經論，加以簡擇，如此作為，方能自救、救人。今以此聲明一文，告知天下所有真學佛教正法的人們，以正視聽。

佛教正覺同修會 謹啟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印順法師已於2005年6月15日去世，沒有傳出他的遺言。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總機）

台中共修處 (04)23762138

台南共修處 (06)2820541

新竹共修處 (03) 5619020

高雄共修處 (07) 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 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6 年 9 月 11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四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疑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

